

四十四卷
四十五卷

和心
1811
25



和6
1811
卷 25

昭明文選集成卷之四十四

古榕方廷珪伯海評點

及門羅起泉騰源
翁求鏜能乎全校刻

雜文目 對問

客難

解嘲

答賓戲

辭目

秋風辭

歸去來辭

序目

毛詩序

尚書序

左傳序 三都賦序

思歸引序

以上共廿七篇

對楚王問

宋玉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

也。遺行可遺棄之行。韓詩外傳子路謂孔子曰：夫子尚有遺行乎？奚居之隱。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

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

名曲。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阿薤露。名曲。國中屬而和者數

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名曲。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而已。引商刻

羽，雜以流徵。高曲之變調。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五臣無

五臣。以其曲彌高，其和彌寡。宜不譽。故鳥有鳳而魚有鯢。用故字

有以。其曲彌高，其和彌寡。者多。故鳥有鳳而魚有鯢。階接開

下二段筆。鳳皇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五臣有足。翱翔平

法矯變。香冥之上。遠處。夫籊籊之鸚，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鯢魚

朝發岷嶺之墟，暴鬣於碣石。墟山下基碣。暮宿於孟諸。夫尺

澤之鯢，倪。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孟諸大澤。名鯢小魚。故非獨鳥有鳳

而魚有鯢。善作。也。士亦有之。從喻意。夫聖人瑰。古意。琦。行。超

然獨處。瑰。大琦。世。善作。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為哉。

按一路只從喻意層層引入正意，以末數句叫轉，不辨之辨離離奇奇。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設論

荅客難

東方曼倩

漢書朔上書陳農戰強國之計推意放蕩終不見用因著論設客難已用位卑以自慰喻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壹

五臣作一

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

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

家之言不可勝記著於竹帛脣腐齒落服膺而不可釋好學樂

道之

五臣有無

效明白甚矣自以為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

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

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

數句是難之大旨

同胞

浦

之徒無所容

居其故何也。

向註同胞謂兄弟言其祿薄兄弟亦無所容居

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

應之曰是故

頂上故字

非子之所能備

備備知也

彼一時也此一時也

皆據此

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

爭權相擒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

力政以力為政即相兼併十二國魯衛齊宋楚

鄭燕趙韓魏秦中山

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說去

得行焉身處尊位

身珍寶充內外有廩倉澤及後世子孫長享

故曰彼一時今則不然

聖帝流德

善作德流與大壞不朝異

天下震懼

懼懼也諸侯賓服威振四夷

善無威振

連四海之外以為帶安於覆盂

無力政爭權之事韓詩外傳曰君子之居

也晏如覆杆孟與孟同音于

天下平均

善作均平合為一家

無十二國之割據動發舉事

猶運之掌賢與不肖何以異哉

與得士失士異

遵天之法順地之理物

無不得其所故緩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

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

抗舉也

用之則為虎不

用則為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

無天下形勢可以揣摩故不知所為之前後

夫

五臣無夫字

天地之大士民之衆

竭精馳說並進輻湊者不可

勝數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

以上皆指符詔金馬門使之士門戶謂所業

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

叫轉發明

傳曰天下無害菑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

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

五臣作殊字

雖然安可以不務修

身乎哉。以下皆發明此義。即蒙上客所云好學樂道博聞辨智歸之於修身。見士處今之時所得為不過如是。有難則必有解。乃文字針線前後照應處。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臯，聲聞于

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音稅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夜莖莘，茲

脩學敏行，而不敢怠也。譬若鶴鶴飛且鳴矣。二句朔自謂取斯征斯邁無忝所生

之義言已雖不如太公之體行仁義，身受封土亦已。傳曰：天不

為人之惡，故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

為五臣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銑曰：匈匈，天有常度，地有常形。

君子有常行。即指上脩身。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以上所引皆孫卿子文大意思是

言修身雖不居高位，原是君子常道。詩曰：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愆，失也。恤，憂也。

已有遺行意。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

士續，廣充，五臣作蔽。耳所以塞聰。所引皆大戴禮孔子之辭。莊續以黃絲為丸，懸冠兩邊當耳，不欲聞

不急之言。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

之義也。數句大意是言國家非以已有遺行棄枉而直之，使自

得之。言曲者申之，令直，使各自得其性。以下數句皆言修身之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優，柔

學不驟。揆而度之，使自索之。所引皆大戴禮孔子之辭也。揆，度

也。蓋聖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承上

得大用，身總不可以不修，亦明已所以能博聞辨智處。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五臣無時

雖不用四

字塊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觀察猶言跡與之並計同范

蓋忠合子肯天下和平與義相扶義修身以安為下之分寡偶少徒固其

宜也學行雖同古人世不須才故附之者寡解上無所容居意子何疑於予哉若夫燕之用

樂毅秦之任李斯漢用善無漢鄼歷食異其那之下齊說行如

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者

五臣無也子又何怪之邪再將上時字申足其意史記樂毅去趙適魏聞燕昭王好賢樂毅為魏昭

王使於燕燕特以禮待之迷委質為臣下餘俱見上語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筵

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二句文義與發其音聲五臣上不相發明

字通下向皆言客見識狹小不知時務故有此難說註管竹管蠡蚌蛤測量也筵小木枝撞擊也言以竹管窺天以蚌

蛤量海以木枝擊鐘其條貫文理聲音出是觀之譬猶鼃精

終不可明總見其議論不切於事情之襲狗孤豚之昨自虎至則靡亡耳何功之有數句是暗折

儀秦之非言今日欲如儀秦所為不特無功且有禍也故以襲狗昨虎為喻鼃鮑一名奚鼠今以下愚而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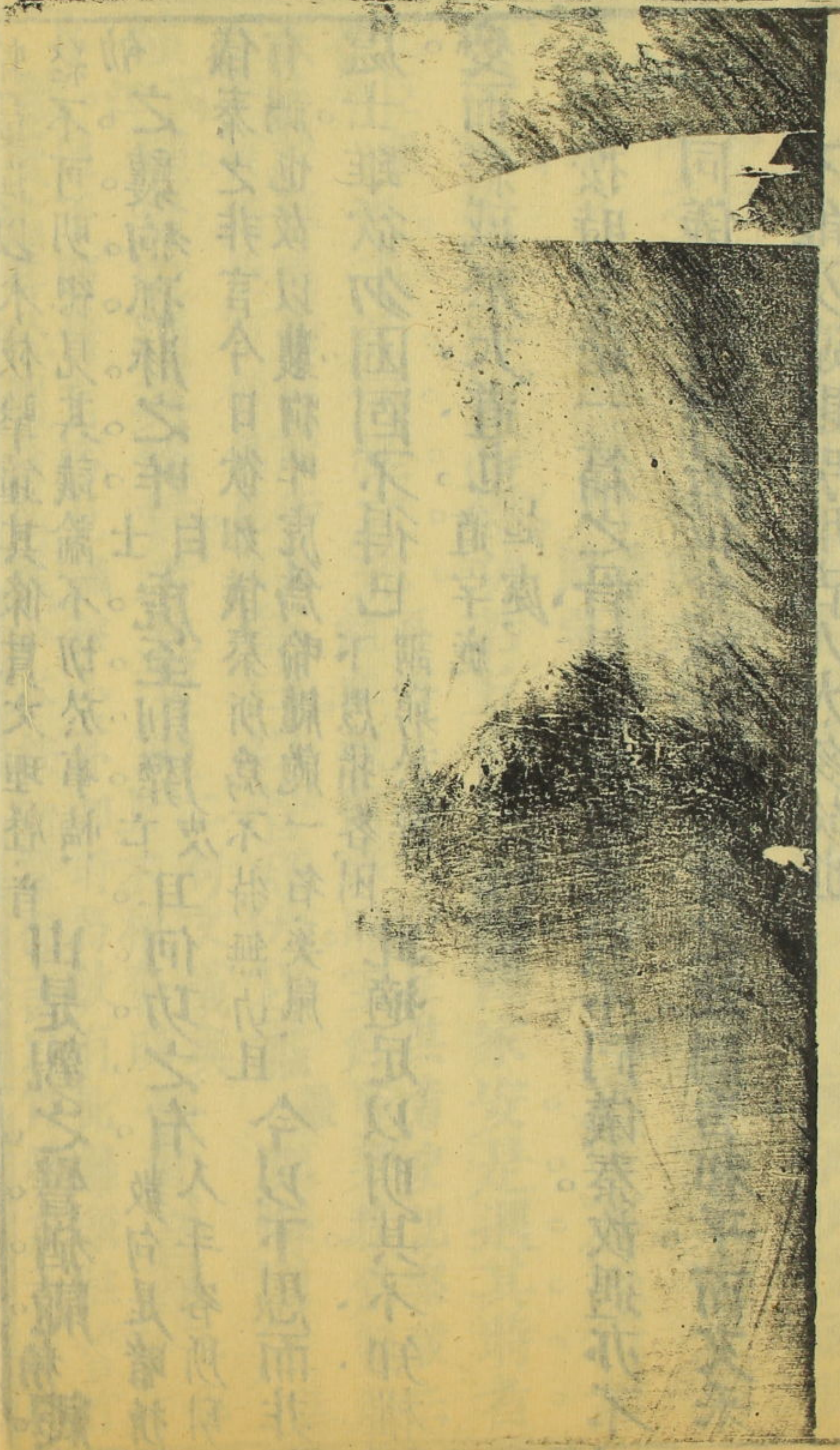
處士雖欲勿因固不得已下愚指客困謂窮於辨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

變而終惑於大道也道字應起處

按時字是一篇之骨見已所遭之時不同儀秦故遇亦不

同儀秦但得居位食祿亦緣修身之效詞旨和平而文采

不能及遠則引用古人太多故也



解嘲 并序

揚子雲 嘲謂戲弄之言

哀帝時丁傳董賢用事

漢書定陶丁姬哀帝母兄明為太司馬又孝哀傳皇后哀帝即位封后父嬖為

孔鄉侯董賢哀帝所嬖幸者 諸附離全之者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創太

立有以自守泊如也。寧附麗丁傳董賢人有嘲雄以立之五臣

字尚白。玄黑色尚白因其不用而善無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

曰。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必上尊人

君下榮父母析先人之珪儋都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註

召月之星集茂 卷之四十四 解嘲 文苑千

侯所執僭荷也文帝

紆青拖徒紫朱丹其轂

字法與玄字掩映東觀漢記印綬公

始與諸王竹使符

侯紫綬九卿青綬吏二千石朱兩轡即轂也

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

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一從

子一橫論者莫當

頽默而作太玄

太大也老子云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言五千文道幽澁而難窺書之名義本此而立

枝葉扶疎獨說數千餘萬言

以樹喻文扶疎四布深者入黃泉獨說謂闡明其旨

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

五臣作纖者入無間皆指太玄然而位不過

侍郎擢纔給事黃門

擢之纔爲給事黃門不長作也意者玄得無尚白乎嘲得

白猶言黑反變

何爲官之拓落也楊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善無

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

觀將赤吾之族也

先解一句下再放寬

老蜀不變服二句法全

往者善作周網解結羣鹿爭逸離爲十

二合爲六七四分五割並爲戰國

鹿喻在爵位者十二國已見答客難齊燕楚韓趙魏爲六

合秦

爲七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

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

託或鑿坏

王稽載范雎入秦於橐中淮南子顏闔

魯君欲相之而不肯使人

是故鄒衍以頡賢頑苦浪而取世資顏

謂上下其說世資爲當世

孟軻雖連去塞猶爲萬乘師今大漢

左東海右渠搜

會稽爲東海禹貢析支渠搜屬雍州在金城河間之西前番潘禹音愚南

番禺南

後陶善作塗漁陽之東南一尉尉官西北一候地理志

越王都

椒北界

門陽關有侯所以伺候遠國來朝之賓亦官也。以上言中外一統不全戰國之割裂。徽以糾墨製以鎖

質鉄方無反微縛束也。糾三合繩墨索也。喻法令之密鉄鎖斬晉之刑違禁者則以刑加之。散以禮樂風

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散蕩滌之風鼓動之。漢律不為親居結結其心使人知孝。以上是以善無是。天下之士雷動雲

言政教浹洽不全周室之解網。是以以字。天下之士雷動雲

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營各修其業也。家家自以為稷契人人自以

為皐陶。惟士各脩其業。戴繼。五臣作。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故賢才之多。纒與繼同冠。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以上言人當途者升

也纒冠系。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以上言人當途者升

青雲失路者委溝渠。且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為匹夫。譬若

江湖之崖渤澥之鳥。乘去。鴈集不為之多。雙鳥飛不為之少。方

飛鳥曰。雙四鴈曰。乘得士失士。昔三仁去而敗。墟二老歸而周

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越霸。史記吳既誅子胥遂

吳大子王聞乃歸與越平。越王勾踐遂滅吳。又越勾踐返國。五

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行成。為質於吳。後越大破吳。五

殺。古。人而秦喜樂殺出而燕懼。樂殺伐齊破之。燕昭王死。子立

毅。毅畏誅。遂西奔趙。惠。范雎以折。支。摺。五臣作。拉。而危穰侯。魏

王恐趙用樂毅伐燕。范雎以折。支。摺。五臣作。拉。而危穰侯。魏

而笑唐舉。史記唐舉見蔡澤熟視而笑曰。吾聞聖人。不相。故當

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章句之徒。謂。故世亂則聖

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章句之徒。謂。故世亂則聖

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章句之徒。謂。故世亂則聖

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章句之徒。謂。故世亂則聖

哲馳驚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總承上結之。此段再將上得士者富失

士者貧臚列其人以實之見當日重士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

原非無因與下縣官不請士一段反對墨子傳說被褐帶索庸築傳巖武丁或倚

相謂管或釋褐而傅得之舉以為三公傅為天子師也

夷門而笑即侯嬴秦伐趙趙求救魏無忌將百餘人往過嬴嬴

軍或橫江潭而漁呂望或七十說而不遇孔子或立談五臣有

而封侯史記虞卿說趙孝成王再見為趙或杆千乘於陋巷呂

春秋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弗得見從者曰萬乘之主見

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不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傲

爵祿者固輕其主君傲霸王者亦輕其或擁篲而先驅鄒子入

士從夫子傲爵祿吾庸敢傲霸王乎燕昭王

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窒隙蹈瑕而無所詘臣

作也此段言上世之士遇合之易與下甲科當今縣令不請

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不低眉下色言奇者

見疑行胡殊者得辟言世尚同而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不

立欲步者擬足而投跡徑行嚮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甲

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

罷又安得青紫應上峭甚。此段與上二段極好對照史且吾

聞之客之嘲雄全在草玄無益於時以下炎炎大者滅隆隆雷

者絕觀雷觀火上為盈為實當有光有聲時天收其聲地藏其

熱由盈實歸於虛高明之家指富鬼瞰其室高明不可恃攫

無盈實不可恃貴鬼瞰其室其室謂害盈

召月文選集
卷之四十四
解嘲
十
攬

九。挈女者亡。默默者存。攬挈執持也。言執權用勢者必亡。權勢不可恃。位極者高。五臣作宗。

危。自守者身全。高位不可恃。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

神之庭。惟寂惟漠。守德之宅。作玄大旨。盡此數言。淮南子天道玄默無容。無則老子知清知靜。為

天下正。莊子恬淡寂寞。虛無無為。此道德之世。異事變人道。不

質。極屋脊最高處。庭宅。謂神與德棲止之地。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彼謂客易時。互易所處之時。觀所草之

可執一時之見。遽以相嚙。下言若相。今子乃以鴟梟而笑鳳皇

執。蠅鳥。徒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在壁曰蠅。在草曰蜥。蜥子之笑我玄之

尚白。吾亦笑子病甚。不遇俞跗。與扁鵲也。悲夫。承上病字意。足之下再生

出。嘲來中。度子謂扁鵲曰。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醫病不以湯液。法言扁鵲。虛人而善醫。客曰。然則靡玄

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范蔡見上。何必玄哉。楊子曰。范睢魏之亡。

也。折脅拉善本。豁口。免於徽索。豁。腰骨微。索。刑具。翁有蹙背。扶服入囊。

翁。有畏懼貌。激。叩萬乘之主。介涇陽。抵紙穰侯。而代之當也。史記

范睢至秦。上書。因感怒。昭王。昭王乃免相國穰侯。逐涇陽君於

關外。介者。間其兄弟。使疎當。時適當其可。謂正。值秦王。疑穰侯

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頰。頰折。頰。支頰。於涕唾流沫。呼西揖疆

秦之相。搯鳥其咽。一而兀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良註言

頰。頰。口向前引。折頰。謂無鼻梁。鼻口之中。常有涕唾。流沫。咽。喉。亢。絕。拊。抑也。二句皆言代范睢之位。天下已定金

草。已平都於洛陽。此入漢事。婁敬委輅。胡脫輓。亡掉三寸之舌。建不

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漢書婁敬。敬。戊。隴。西。適。洛。陽。高。帝。在焉。敬。脫。輓。曰。臣。願。見。上。言。便。

世說新語

卷之四十四

解嘲

七

世說新語

宣說上曰陛下都洛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國是日五帝垂

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

作君臣之儀得也得人呂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

造律宜也寬以濟猛得時之宜以上俱以兩字換尾自為意

彼而故有造蕭何善有律於唐虞之世則詩布內切矣有作叔

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乖

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蕭何

法之規矩曹參隨而行之不改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六出奇計功若泰山響若坻隤

五臣作既類雖其人之贍善作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以上

既征氏切再將

上文反振一段歸入時之可為與前嚮使一段為章法應劭天

水有大坂名曰隴坻其山堆傍崩落作聲聞數百里故曰坻隤

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可

不可為與上有事若夫蘭五臣有生收功於童臺即完四皓采

無事逢為章法榮於南山四皓見上采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跡於祁連

公孫弘對策於金馬門第一拜為博士又驃騎司馬長卿竊贊

將軍霍去病擊匈奴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於卓氏因有貲財故得由東方朔割炙於細君此段再申上時

於卓氏狗鹽通於武帝東方朔割炙於細君之可為意言范

蔡以下尚有許多入成名當世已皆不能與之並歸入作玄本

旨漢書伏日詔賜從官肉太官丞口晏不來東方朔獨拔劍割

肉即懷肉去太官奏之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曰受賜不待詔

何無禮也援劍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

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乃反自譽復僕誠不能與此數

子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立

按前後段落自明。前是嘲其草位不適時用。下則解以時異戰國士雖有才無地可展。極贊位理之妙。後是嘲古來乘時立功不必草位。下則解以諸人會逢其適。故得以功名見。時不全古強學所為。必膺世禍。不如確守位業為正。爽達中饒有奇氣。而前後血脉亦復彼此關通。

荅賓戲 弁序

班孟堅

永平中為郎典校秘書。專篤志於儒學。以著述為業。或譏以無

功。無功謂官卑。文感東方朔楊雄。自喻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曾不

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通篇大旨。括此數句。故聊復應焉。其辭曰

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亦云名

而已矣。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左傳叔孫豹之辭。太古有道之時。夫德

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彰。立德必由及身而盛於後。建功必由乘時而彰。

於世故不待後身背時德與功。即立名之實。應上名字意。是以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

暝乃墨突不黔。巨炎反文子曰墨子無黔突孔子無煖席非以

黔黑也不暇。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烈。善作

之餘事耳。容戲主大旨劉德曰取者。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

帶綬冕之服。帶大帶綬冕三公卿大夫之服。浮英華湛道德。齋

矣。三句言其著作湛深齋被。卒不能據首尾奮翼鱗。據舒奮振

也龍虎之文喻著作之盛。振拔滂鳥塗。跨騰風雲。二句承上

如神龍舒其首尾振其翼鱗。使見之者影五臣駭聞之者響震。

騰喻立功業。徒樂枕經籍。習紆體衡門。上無所蒂。下無所根。

業之盛。獨攄意乎宇宙之外。銳思於毫芒之內。上言無所不周

謂無。神默記組五臣作。以年歲著作非。然而器不賈古。於當已用不

效於一世。雖馳辯如濤波。摛勅藻如春華。俱從著作見。猶無益於殿

見最也。殿最居官。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會合。使存

有顯號。亡有美諡。不亦優乎。主人適由爾而笑曰。適爾寬。若宥

之言。所謂見世五臣。利之華。闇道德之實。守窳五臣。與之熒燭。

光之所。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將折以正道與君子之所守

照者微。後發揮與上二篇同法。後人入手寬衍。及蒙頭此俱是

蓋面。皆緣不知古法也。西南隅謂之奧。東南隅謂之曩者王

塗蕪穢。周失其馭。開端與。侯伯方軌。戰國橫騫。音務方併軌

之驚七國爭疆車。於是七雄。虓平闕分裂。諸夏龍戰。虎爭詩爾

既併轍。騎復橫騫。於是七雄。虓平闕分裂。諸夏龍戰。虎爭詩爾

昭明文選卷之四十四 答賓

虎游說之徒風颯電激並起而救之即下魯連其餘發必飛

景附為響輒煜育其間者蓋不可勝載此是次於魯連虞卿當此

之時擗女握朽磨鈍鈿刀皆能一斷擗推也鉛刀無銼之刀世亂

人能為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齊圍燕燕將保聊城魯仲

與燕將燕將得之泣而自殺虞卿以顧盼而捐相印史記秦昭

蹶棄也齊以千金謝連不受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印與魏齊間行夫啾發投曲感耳之

聲合之律度淫鳥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啾口吟投曲

繩不正承上二子雖能蹶千金捐相印譬如啾曲之聲亦能感

人揆之聖賢大道終有不合如以啾發之聲合之律度窈不可

聽非等韶夏正聲蓋全為遊說之因勢合變偶善作遇時之會

上也律度喻大道韶夏喻聖賢

風移俗易乖汙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五臣無法也言二子當

勢合時之變偶以機會成其功名若推以移風易俗必壅礙不

通非君子守身善法不足貴也上段是實此段是主相印下

便可接入從人合之橫人散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之良註關

之得此中間一斷警健異常亡命漂說鬻旅騁辭亡

關西為橫從人謂蘇秦合六國以備秦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

謂窮不能自存以命許人者羈旅自遠李斯奮時務而要始

方至者漂說騁詞謂各游說人主之庭李斯奮時務而要始

三術謂帝道王道霸道商君說秦孝公用李斯奮時務而要始

此三術孝公用其霸術鑽者取必人之義李斯奮時務而要始

皇奮發也時務謂六國更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彼商

斯輩風塵喻世據微堯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微狹道邪邪朝

亂顛沛謂時危作而顛頽福不盈皆齊禍溢於世不盈皆猶一瞬

為榮華夕為五臣作而顛頽福不盈皆

召月文選集卷之四十四

答賓

故乞于

禍。凶人且以自悔况吉士而是賴乎。此段言士不守乎正道雖可俸得富貴終必受禍指

為衡一。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偽立。再推入一層韓設辯以激君呂行詐以買古國昭王子子楚為質於趙不韋以為奇

貨乃謂之曰吾能大說難既遭其身乃囚。道終也韓非作說難之書而為李斯所疾

乃囚秦貨既貴厥宗亦墜。史記秦昭王子子楚質於趙呂不韋而死賈邯鄲見曰此奇貨可居乃以五百

金與子楚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而遊秦獻華陽夫人立子楚為嫡嗣秦王薨子楚代立為莊襄王以不韋為丞相竟飲鴆而

死故云厥宗亦墜鞅斯外又有此是以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二種人不能守正道以取禍者

養浩然之氣彼豈樂為近夫闕哉道不可以貳也。貳二也言君子履端於始

歸成於終擬聖人之道豈可二行如斯鞅韓非不韋之徒是君子之守正道當以孔孟為法。以上見君子所守自有正道若

皆正道以取富貴未有不得禍者。下八大漢乃上下分界處。方今大漢酒所掃羣穢夷險芟

荒廓帝紘恢皇綱。紘維也言能恢廓帝皇治法道法如下所云基隆於義農規廣於

黃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以上俱言不全周之失馭炎火也謂光

無不照如海包納衆流如春含養萬物。是以六合之內莫不同源共流。同奉天子之化沐浴玄德稟仰太餽。不同戰國兵爭枝

疑以守正道不能通顯為無用。欲從整毛敦而度高乎泰山。懷沈軌濫而測

深乎重淵亦未至也。爾雅前高整丘如覆敦者敦丘也。又沈泉穴出穴出灰出也。濫泉正出正出湧出也。

整敦沈濫皆喻以遊說取富貴者。泰山重賓曰若夫執斯之倫淵喻已守道不肯妄求未至謂所見未至。

衰周之凶人既聞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

述於後者默而已乎。言便當有著作垂後疑之也。主人曰何為其然也昔者

咎繇謨虞箕子訪周武王訪道於箕子言通帝王謀合神聖殷說夢發

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涓濱齊甯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備

垠音銀俱見上文皆俟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此是以神交不待著作而顯乃上一等人

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勳也近者陸子優游新語以興董

生下帷發藻儒林史記高帝拜陸賈為太中大夫謂賈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我所以得之者何陸生

乃祖述存亡之徵九著十二篇號其書曰新語又董仲舒以治春秋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或莫見其面劉向司籍

辯章舊聞楊雄譚思法言太玄漢書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每一卷書已向輒條其

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又揚雄譚思渾天又譚十二卷象論語號曰法言渾天即太玄經譚深也皆及時君之

門闈皆進用而重其言究先聖之虛苦與婆娑乎術藝之場婆娑縱逸貌場謂講

經藝之處休息乎篇籍之罔以全其質而發其文。質即守道文著作也用納乎

聖德烈炳乎後人斯非亞歟。以著作顯為第二等人若乃伯夷抗行於首

陽柳惠五臣無柳字降志而辱仕顏淵五臣作潛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

狩聲盈塞於天淵真吾徒之師表也。此是功不必如臯箕傳呂著作不必如陸董楊劉盛

德威人。聲名自遠。是能守君子之正道。師且吾聞之一陰一陽。

表萬世者。合上二小段。俱是答賓正文。天地之方。乃文乃質。王道之綱。有同有異。聖哲之常。

是陪同異。故曰慎脩所志。守爾天符。天所賦之理。如剖符而卦之符。委命供已。

味道之腴。委命凡事皆委之命。神之聽之名。其舍諸。名便由中。出不必富。

是名。賓又不聞和氏之璧。韞於荆石。隨侯之珠。藏於蚌蛤。乎歷。

世莫眊。示不知其將含景曜。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光也。此言著。

列暫晦後。應五臣。有翼。潛於潢汗。鳥魚。龍。息。列之。媿。謂。不。觀。

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荒而躒。吳。五臣。作皓。蒼也。上交。故夫泥。

蟠。盤。而天飛者。應五臣。作膺。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和隨之珍也。

先賤謂在石蚌之時。未見光。時暗而久。章者。君子之真也。全力。

色後貴。謂理而剖之。知其寶。時暗而久。章者。君子之真也。結聚。

真卽是本。適德爲著作。此與上啾發投曲以喻意。趕入正。若。

意遙作章法。見士能守正道。著作定無不顯於天下後世。若。

乃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毫分。逢蒙絕技於弧矢。般。

輸推巧於斧斤。推專。良樂軼能於相馭。烏獲抗力於千鈞。和鵠。

發精於鐵。石。研桑心計於無垠。音銀韋昭註。研范蠡之師。計。

人子以心。走亦不任廁技於彼列。故密爾自娛於斯文。

按所云著作。或是指前漢書而言。賓客之戲。主全在著作。

不足成名。欲其乘時取富貴。以立功。因答以古來昧君子。

守身之正道。詭隨希合。一時尊顯。禍機旋發。若著作雖一。

時無赫赫之名。本道德發為文章。雖晦於前。必傳於後。正是君子守身不失其正。處視之客難解嘲。道理尤正。噫。士三不朽。德功而外。厥惟立言。世人失在不學。加以無服善之公心。懷妬嫉之私見。殺青未就。謗口已開。欲人同己之。面墻而後已然。則士必有特立獨行之志。而後能成千秋萬世之業。及臻厥成。未嘗不析其氣而關其口。劉子駿有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所為耳。此篇雖是戲。當日必有其人。有其語。故借賓以發之。

辭

秋風辭并序

漢武帝

上行幸河東。祠后土。顧視帝京。欣然中流。與羣臣飲燕。上歡甚。乃自作秋風辭曰。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鴈南歸。歲至秋而將盡。末句已伏在此。蘭有秀

兮菊有芳。攜佳人兮不能忘。蘭菊皆指隱逸高人與高祖因大風思猛士全意。泛樓舫

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棹歌。歡樂極兮哀情

多。上是因秋時景物思欲與隱逸賢士共功名。此因素波少壯之揚見逝者不已。傷年華之老長。慮却顧情見乎詞。

幾時兮奈老何所以哀情多噴醒

按渾雄古健可與大風歌全為千秋絕調

歸去來序曰余家貧又心憚遠役彭澤縣去家百里故便

心故命篇云歸去來去者去彭澤也歸者歸舊居也

陶淵明銑註潛為彭澤令是時郡遣督郵至縣吏白當束帶見督郵潛乃歎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

向鄉里小兒乃自解印綬將歸田園因而命篇曰歸去來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此是從已歸之後追溯未歸之前預為歸計田園是一篇眼目日將

蕪猶未蕪也已蕪則無既自以心為形役矣惆悵而獨悲則案

以資生歸亦無及矣牘勞形心亦不寧究竟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猶幸居

自作自受悲亦無益尚可以返其初服追寔逃途其未遠妙覺今是而非矣

追改其已往之失舟遙遙以輕颺行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由水而陸行恨晨

光之憲許眉微不迭真有魚脫芳餌鳥離籠之樂全在一恨字

傳乃瞻衡宇望見家矣載欣載奔四字寫遠客望見僮僕歡迎稚子

候門已到家矣三徑就荒松菊猶存已入携切之稚子入室而人

矣有酒盈樽動引壺觴以自酌飲酒矣盼庭柯以怡顏倚南窓

以寄傲休憩矣審容膝之易安視身為形役隔若天壤園

可知非一次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園中之樂策杖扶老以流

憇時矯首而遐五臣作游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矯首時

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自早到晚歸去來兮申言歸去

處決計不復出矣與請息交以絕游指仕宦一輩人世與我而

相遺不曰我與世而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

消憂二句補前後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乎西疇言田或命

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行亦崎嶇而經止行來欣欣以

向榮泉涓涓而始流是春及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春

始生春木始盛是得時也人至衰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

不委心任去留是生死也或云即行止之義下良晨四句胡為遑

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也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往西或

植杖而耘云音茲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四句寫出

耶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絕大心胸眼孔

按陶靖節爲彭澤令必有所迫而出亦緣身未沾晉祿故
可以仕宋耳但出仕總非本懷故八十日解組而歸其曰
心爲形役迷途未遠實有自怨自悔不知前此何故忽踏
宦海故自彭澤而歸寫出家中何等受用愈覺前此之出
爲非計總與晉事無涉若義不可仕毋論八十日卽一日
亦不可乃因今此之仕始傷心晉室何異娶女已嫁而哭
其前夫耶故綱目仍以晉處士書之不與宋臣也評者不
深惟其本末強以晉事扭捏支離可怪也茲爲一正從前
謬解亦以詞中文義本自明曉耳

序上

毛詩序

卜子夏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詩始關雎就所以風化天下而正

夫婦也此合下二句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上去也

教也釋風名義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總釋詩名義在心

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就一篇見

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就數篇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

蹈之也此又合衆篇拂揚反覆上見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此又就詩之節奏上見見

召月文選集卷之四十四毛詩序 三

有正風正雅變風變雅不同善曰聲謂
官商角徵羽聲成文者官商上下相應
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

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變風變雅所由

作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此則通指全詩之用
住語似鐵小結束先

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經治也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此就正風正雅及頌

上見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
頌

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
此就變風言史遷云康王晚朝開
雅作刺據此言關雎是變風後人

則列之於王文而誦決誦如榛苓之思西方下泉之悲周道不
正風耳言當時之失只慨念古之盛王便是

又而諫諍主文謂立詞支雅誦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
誘也言誘人君之意微以為諫

故曰風至干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

雅作矣變風則新臺墻茨等篇變雅則板蕩等篇皆是國史明
直刺政之失與上另是一類從風帶入雅

乎得失五臣作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
失得

其上達於重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變雅並陳故變風發乎情止
乎禮義舉變風以該變雅蓋雅亦以動人為用也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

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謂君也之本謂之風通指十五
國之風言

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釋雅名義言王政之所由
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此是以類頌者美盛

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釋頌名義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自詩之始至此結以詩之至乃全序中之總序以下分序各篇
乃毛萇取總序中分序割而綴於各題篇之下則以下關雎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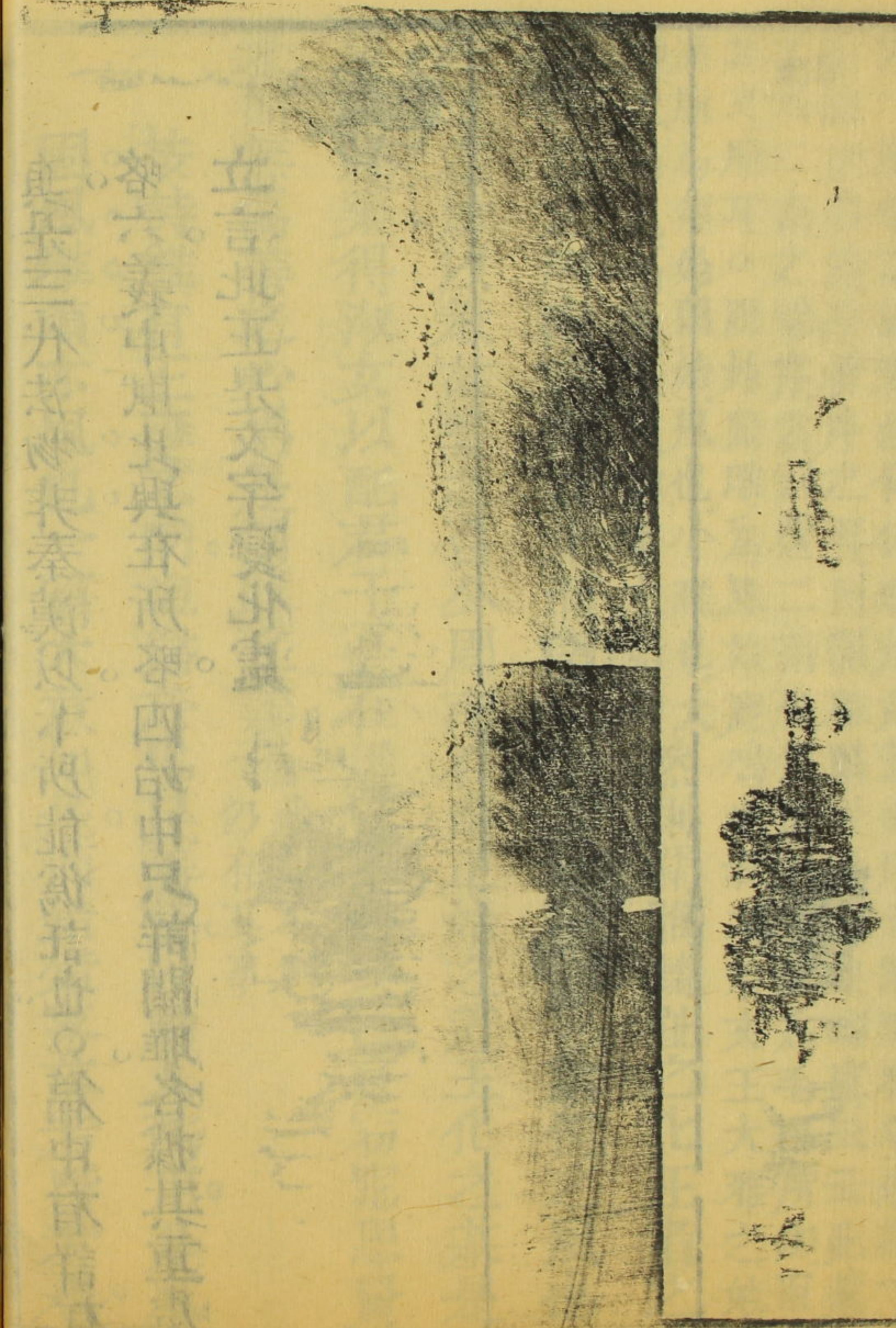
召月文異集卷之四十四 毛詩序 三

召月文異集卷之四十四 毛詩序 三

召月文異集卷之四十四 毛詩序 三

南一截便當割清如何仍綴於此蓋總序是解風雅頌名義下
 則始於各篇分析序之耳則關雎麟趾及鵲巢騶虞云云此截
 又為二南之總序當割還二南也然則二字應為毛公所加取
 其文順耳。四始關雎為風始鹿鳴小雅之始文王大雅之始
 清廟為頌始四始風也小雅也大雅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
 雅也頌也始者王道興衰之始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
 風故繫之周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
 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
 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
 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此截不刪仍存其事
 按詩雖有正變不同總歸於化民善俗以動人為用是風
 固風雅頌亦風也。一篇大意如是而錯錯落落若斷若續。

真是三代法物非秦漢以下所能偽託也。○篇中有詳有
 略。六義中賦比興在所略。四始中只詳關雎。各據其重處
 立言。此正是文字變化處。



尚書序

孔安國

漢書曰孔安國以治尚書為武帝博士又為臨淮太守

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

謂字畫

契以代結

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從書之源頭說起

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

墳言大道也

墳訓大釋墳名義

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

常道也

典訓常釋典名義

至于夏商周之書

補夏商周為序之張本

雖設教不倫

雅誥與義

雅疑謨字之誤

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八卦之

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

索訓求

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

從書聯而及之

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

氏傳曰証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從上即謂上

世帝王遺書也書即古史官所以記事者先君孔子孔子即安

祖生於周末觀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見史籍之文煩多

能一周徧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為三百篇約史記約其

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讚述黜述職方職方見

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從中一總芟夷煩亂翦截浮

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

百篇典謂堯典舜典謨臯陶謨訓伊訓誥康誥之類誓所以恢

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

之徒並受其義以上全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

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先人安國祖宗為

得壁中書張本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漢武帝始

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謂簡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即所

云今文也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尚書所得百篇之義世莫

得聞至魯其王魯其王漢景帝子名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

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傳三論

語孝經皆科斗文字蟲形之書即先人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

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

召明文選集成

卷之四十四 尚書序

三六 教范軒

知者。所以只得三十三。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

者為隸古定。隸古變蟲之。更以竹簡寫之。前漢尚猶未有紙。故以竹簡寫書。

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

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並序凡五十。

九篇為四十六卷。科斗中可識者僅得二十五篇。合伏生口授二十餘篇。其五十九篇不及百篇之數。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於天子藏之書府。以待能者。

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承天子之詔。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覃深。

也。采摭羣言之說。以立訓傳。訓者訓其音義。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

謂後之學者。書序所以為作者之意。卷

首篇目所分註小字。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

篇。序既分冠篇首。故無全文。五十九篇。去一篇。只得五十八篇。

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巫蠱。謂時江充誣戾太子。傳之子孫。以貽後世。

既不復聞。奏天子。乃欲自傳子孫。以遺後世。始遺也。歷叙全書聚散之由。口不言而神愴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按於書之分合聚散。源流顯晦。叙得簡括。不漏不支。文似

過乏華藻。然說經以詳明為主。不用塗澤為工。且一路如

蒼松翠柏。根幹盤屈。非全耳目間近玩。讀漢文當知此意。

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

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

聖人一部春秋根據處。故曰其義則丘竊取。可知聖人原是以盛周之典禮。正衰周之諸侯大夫。非是自家臆斷。不過以布衣

代天子行其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

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守即典禮。崩薨曰赴。吉曰告。記注謂紀載當時行事。違舊章謂褒

貶失其義類。以上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事有真有偽

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即典下以明將來之法。非以

示褒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即違舊章之文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

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略詳。不必改也。此文之無害于舊章者數

言通指春秋中故傳曰其善志。見左傳昭公三十年又曰非聖人孰能修

之。蓋周公之志。志全誌與上達四方之志。志字不全仲尼從而明之。

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下明作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

先經以始事。傳在經前如隱元年不書公。即或後經以終義。傳

後。或依經以辯理。如鄭伯克段于鄆。書或錯經以合異。如書盟

事之是非不同。與桓文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申上示勸戒。在

而不與楚之類。所謂異申上不必改。此則經所有傳所。非聖人

所修之要故也。勸戒所不在。故從畧。此身為國史。指左躬覽

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一

之始尋其枝葉謂傳之究其所窮謂經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涵

工夫於傳中求經之文饜而飲之使自趨之體味若江海之浸膏澤

之本意下數句義全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因傳之文而得經

左傳凡讀書之法已盡于其發凡以言例春秋所書皆依周公

此是此君自道其得力也之舊例左傳則據例以發明經旨其言凡處皆是

例見于序文後總例之數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

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如朝聘會葬逆女其

微顯闡幽顯者微之裁成義類者裁謂皆據舊例而發義如下

五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

類嘗註其七類但上稱字亦是一類應為八類但類亦不止此

師不稱將師少將尊則稱將不稱師之類書不書如城中師

不時邾子克未王命不書爵只曰邾儀父之類先書如隱二年

宋督實先殺大夫孔父後弑君經則先書弑君後弑大夫孔父

之類以其先有無君之心也故書僖公五年晉滅虞故書曰晉

人執虞公罪其貪也不言皆所以起新舊從舊例中發大義謂

如段不弟故不言弟之類如隱元年不書即位傳即以為

之變例有義然亦有史所不書如隱元年不書即位傳即以為

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無例曲而暢之也謂暢發當

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此段

傳引例釋經一部大意言下裁詳之歸趣猶言大意無褒貶之

義例如隱元年及宋人盟於宿傳曰始通也隱二年及戎盟於

唐傳曰復脩故發傳之體有三發凡正例一也變例二

戎好之類故發傳之體有三也新意不言凡三也而為例

言外之意要從言中以尋其義故曰春秋多微詞如晉文踐上

之盟上書盟下書天王符于河陽若天五自符者然蓋晉文本

是以臣召君不可為訓是稱族尊君命如齊逆女重在君命故

文書符義在尊天子也稱叔孫是舍族尊夫人九月僑如以夫人歸重在夫人故

稱族也舍族尊夫人九月僑如以夫人歸重在夫人故

僖公十九年梁亡傳曰不書其人自取之也梁本為秦滅今不

書滅梁之人因梁伯好土功詭言寇至致民驚潰自為秦擒故

不罪秦仍城緣陵之類是也信公十四年諸侯城緣陵本為遷

罪在梁城緣陵之類是也杞傳曰不書其人有缺也闕謂器

用不具城也不固為惠不終罪諸侯也經之義重在夫人故

出而稱族入而舍族尊在夫人則輕在卿矣春秋于亡國未有

不矜之今日梁亡義重在梁伯平日不能恤民見其自取之罪

春秋于扶危未有不善之今日城緣陵本是桓公率諸侯以城

之今不曰桓公而曰諸侯事無專責雖城猶未城也義二曰志

仍重在責桓公所云文見于此起義在彼但此類極多二曰志

而晦約言示制推而知例志記也晦隱也晦者如隱公被弑不

始知其義例所參會不地參會凡會三人以上則皆為參會參

在某地入則不云至自某地以云至自會會事已成也成必

告廟若二人會則交讓莫敢當主桓二年公及戎盟于唐冬公

至自唐此非參會也故書地會事未成也凡會以與謀曰及之

主其事者為尊齊主盟必先齊晉主盟必先晉也與謀曰及之

類是也與謀曰及者如及宋人盟于宿及戎盟三曰婉而成章

婉謂不直指破其事成章謂曲從義訓以示大順義訓大順謂

文理成就就不覺其事之非也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訓釋字義其

事極諸所諱辟璧假許田之類是也璧假許田桓公元年事許

順事極諸所諱辟璧假許田之類是也田近許之田成王欲遷東

都賜為周公朝宿之邑後世因為周公立廟與鄭近祊田近泰

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莊二十四年脩桓公廟傳書為非禮也天王求車

桓十五年事傳齊侯獻捷之類是也莊三十一年獻者下秦上天子不外求財

禮為非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求美名欲蓋而章欲蓋而反

彰書齊盜豹昭公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縶不書齊豹而書盜豹本欲求不畏疆禦之名不意反書為盜春秋之

例非命卿不書名豹寔衛卿襄公二十一年邾來奔昭公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昭公三十

反不得書名是求名而亡也漆間邱來奔昭公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昭公三十

年邾黑肱以濫來奔三人非卿例不當書名今春秋悉書其名欲蓋而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於二百四十二年

章也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此段就傳中引例釋經暢發其

作三截寫。文之義類多一直寫去便若繁重得法或在分截有詳有畧有虛有實則屬不例義類亦盡矣或曰春秋

以錯又見義文字也謂彼此參錯其字以見義不以例拘若如所論指三體五例則經當

有事同文異如伐國之事或書侵書伐書入皆歸之於例別無義類可求而無其義也先儒

所傳皆不其然先儒謂文異處必有義按經書春正月不書王杜以為省文林以為為時王不煩朔故不書王即

兩家所見亦有異處故傳春秋以事同文異必有其義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為褒貶然皆

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為六十四也經皆須數句以成言

者凡經書成未有不善之也若桓二年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宋有弑君之罪諸侯不能討反得賂而為之定其

位書成反以示譏桓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妃于杞不書王使書遂惡其專也若僖公四年公會齊侯諸國侵蔡蔡潰遂伐楚遂

字又是美桓公下文次于召陵別處救人伐國書次多凱其緩此則美桓能緩楚以德以不速進為義是皆當合數句以成言

固當依傳以為斷一篇主意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

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漢儒傳經各有師承。流于分門別戶。進不得為錯綜。

經文以盡其變。於經文雖亦彼此參錯。以伸所見義所可通。則詳義所不可通。則不詳。故不能盡變。退不

守丘明之傳。不依其義例。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

是以已見參錯釋經之意。合之于傳。有所不通。又自諱其失。而不據左傳義例。反引二傳支離其說。預今所以為異。諸家專修邱明之傳。以釋經。

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數句是一篇扼要。推變例以

正褒貶。書不書簡也。揀擇也。二傳而去異端。庸引二傳及自立異說者。蓋丘明之

志也。自明釋傳宗旨。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獻寶獻俘之類。然劉

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未有穎

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穎之違。以見同異。違與已異者同。

則仍其解。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前此經自經傳自傳。至杜始合。比其義

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各公譜次。歷數。周之紀年。相與為部。凡四十部也。胡類十五卷。皆顯其異同。

指上地名等。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各歸門類。異同之

說釋例詳之也。或曰。以下另起議。定春秋作於何年。止于何年。春秋之作。左傳及穀

梁無明文。說者以為仲尼自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丘明為素

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辟當時之害。故微

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子卒。敢問所安。答

昭明文選集卷之四十四 左氏傳序

昭明文選集卷之四十四 左氏傳序

昭明文選集卷之四十四 左氏傳序

曰異乎余所聞。此句隱括上文以下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

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虛破他素王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

吾已矣乎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

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為感也。絕筆於獲麟之

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為終也。正答經止獲麟因獲麟而作春秋故經止此句曰然

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黜周王魯另發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

公讓國之賢君也。因平王東遷故疑其黜周因始考乎其時則

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

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

可尋。文武之迹不墜。是故因其歷數。所以始附其行事。采周之

舊以會成王義。王者之義即周之舊典聖法將來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

用之。歷即周正也。何嘗黜周所稱之公。即魯隱也。何嘗王魯安在其黜周

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其義也。此段正

周王魯之說。若夫制度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詞。言高則旨遠。

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非是故微其詞而隱其義聖人包周身之

防。此就平日言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辟患。非所聞也。此段正破他

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

臣。又非通論也。破他素王素臣先儒以為制作三年。文成致麟。即已歎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四十四

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獲麟以下。是丘明所續。亦又近証據公羊經止獲

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見昭公三十年。引來作一確証。故余以為感

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為得其實。再斷。至於反袂拭

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按一篇序文。囊括一部左傳。今人讀書不讀序。便汗漫無

歸。如滿屋散錢。尋不得一條索子也。究竟索子既無。連散

錢亦收拾不上。所以開卷捲卷了無所得。○序之大意。只

據傳之例以解經。傳之例即周之舊典。漢儒自出臆說。與

傳相戾。便是異端。篇中從三體發出五例。傳之功臣。即經

之功臣也。末則又發難端。以正邪說。尤為有功世教。

召月文選集 卷之四十四 左氏傳序 三 攷范千

三都賦序臧榮緒晉書左思作三都賦世人未重皇甫謐

自此人競傳寫落陽紙價為之貴

皇甫士安晉書皇甫謐字士安安定朝那人年二十始受書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舉孝廉不行又

辟著作不應卒於家

玄晏先生曰謐自序曰始志乎學而自號玄晏先生古人稱不歌

而頌謂之賦然則賦也者所以因物造端造其端倪敷弘體理體製

有是欲人不能加也使思大其體制暢其文理漢書傳云不歌

端倪而頌謂之賦又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

引而申之申重也將一物故文必極美觸類而長之又將所明

推入一層故故辭必盡麗然則美麗之文頂賦之作也法言詩

則麗以昔之為文者非苟尚辭而已將以紐五臣之王教本乎勸戒也說文紐自夏殷以前其文隱沒靡得而詳焉周鹽二代文

質之體百世可知故孔子采萬國之風正雅頌之名集而謂之詩詩人之作雜有賦體賦之名目子夏序詩曰五臣無一曰風

二曰賦故知賦者古詩之流也內亦有法有戒兩都賦至于戰

國王道陵遲風雅寢頓頓壞於是賢人失志詞賦作焉不全前

是以孫卿屈原之屬遺文炳然辭義可觀孫卿即荀卿存其所

感咸有古詩之意去古詩皆因文以寄其心託理以全其制制

制無淫放過賦之首也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譏憂國皆作

實不全後代賦之首也賦以風喻或有則懲古詩之義去古未

遠故及宋玉之徒淫文放發言過于實誇競之興體失之漸非

為首風雅之則於是乎乖漢書其後宋玉唐勃競為侈麗宏廣

漸遠故為乖逮漢賈誼願節之以禮不失孫卿自時厥後綴文之

士不率典言並務恢張其文博誕空類濟註恢誕皆大也空類

猶仍宋大者罩天地之表細者入羣纖之內雖充車駟駟不足

以載廣廈善作接榘不容以居也謂其賦中侈陳物產其中高者

至如相如上林楊雄甘泉班固兩都張衡二京馬融廣成王生

靈光范曄後漢書馬融為校書郎時鄧太后臨朝遂寢蒐狩之

諷諫王生王文禮故稍賦縱橫融以為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上廣成頌以

考作靈光殿賦初極宏侈之辭終以約簡之制或以後賦反前

賦或以後裁反

簡以寓諷諫 夫土有常產俗有舊風常產土地所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而長

鄉之儔過以非方之物寄以中域非方非其方之所有中域謂

夏熟楊雄賦甘泉而 虛張異類託有於無祖構之士雷同影善

言玉樹青葱是也 附流宕忘反非一時也祖構謂宗其結構雷同如雷之同聲

影 離流宕宕全蕩忘反愈趨愈不敢相非景附如景之附形不能相

下此實賦家通病今日尤甚 曩者漢室內潰四海圯平裂也裂

各據守 孫劉二氏割有交益魏武撥亂擁據函含夏 函夏諸夏 故作

者先為吳蜀二客盛稱其本土險阻瓌琦可以偏王而却為魏

主述其都樂弘敞豐麗奄有諸華之意言吳蜀以擒五臣 滅比

亡國而魏氏善無 以交禪比唐虞既已五臣 著逆順且以為鑒

戒蓋蜀包梁岷之資吳割荆南之富魏跨中區之衍中區中國

考分次之多少計殖物之衆寡翰註分次謂星之分野率牛婺

參益州分餘皆屬魏分 殖物土地所出之物也 比風俗之清濁課士人之優劣亦不可

同年而語矣二國不可與魏同年 二國之士各沐浴所聞沐浴

而語謂魏都美也 慣家自以為我士樂人自以為我民良皆非邇方之論也作者

又因客主五臣無 之辭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其物土所出

可得披圖而校體國經制可得按記而驗豈誣也哉與上博誕

似此便住 氣傷短促否

昭明文選集成

卷之四十四 三都賦序

故屯子

按作文原委分明。自然語有見地。不全獲拾而得。篇中歷指古今來賦家得失。如聚米畫沙。形勢歷歷在目。否則務枝葉而忘根柢。可瞞俗目。不可瞞明眼。以實按之中空。無所有也。真讀書人。自得其解。

思歸引序

石季倫

向註思歸引古曲名。崇為太僕卿。有思歸之意。故有此作。今集者但收其序而不錄其詞。

余必有大志。夸邁流俗。

不溺志於流俗之富貴。

弱冠登朝。

晉書崇早有智慧。年二十餘為

修武令有能名。

歷位二十五年。五十以事去官。

晉書崇為大司農。坐晚未被書。擅去官免。

節更樂放逸。篤好林藪。遂肥遁於河陽別業。

河陽縣名。其制宅別業。別居。

也。却阻長隄。

却後也。

前臨清泉。柏木幾

渠。

依於萬株。流水周於舍下。

有觀閣池沼。多養鳥魚。家素書技。頗有秦趙之聲。出則以游目。

弋釣為事。入則有琴書之娛。又好服食。咽

伊。

氣志在不朽。

謂求長生。

傲然有凌

五臣作陵。

雲之操。

即上所云大志。

歛許

復見牽

羈。婆娑於九列。

晉書

崇後為困於人間煩黷常思歸而永歎。黷汗尋覽樂篇有思歸
太僕。引儻古人之情有同於今故制此曲。此曲有絃無歌。今為作歌。
五臣辭以述余懷恨時無知音者。令造新聲而播於。五臣無絲
作樂。竹也。

按行文不衫不履意致條然自遠。

昭明文選集成卷之四十五

古榕方廷珪伯海評點

及門

羅起泉騰源
翁永鈇能平
全校刻

序目

豪士賦序

曲水詩序二篇

王文憲集序

以上其四篇

豪士賦序一首

陸士衡

臧榮緒晉書機惡齊王阿於功自伐愛爵不讓
及齊亡作豪士賦呂氏春秋老聃孔子墨翟
尹子列子陳駢揚朱孫臆王象兒良此十人者皆天
下豪士也機假其號以名賦。按機所云豪士乃指

不知進退存亡一意向前者全為齊王罔而發與呂

氏春秋所云不全善註作為齊亡而發翰註作罔自
伐其功有篡位之心因此賦以諷之是齊猶未亡
也但觀未借使伊人頗知天道云云依翰註為是

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遭逢有難有何則循五臣

修心以為量者存乎我申上有常因物以成務者繫乎彼申上

我不得德有隆存夫我者隆殺有殺止乎其域繫乎物應作者豐約不一

自主有約唯所遭遇難則約也再申上有常不一落葉俟微風五

本作以隕而風之力蓋寡孟嘗遭雍門而泣琴之感以末雍門

已見上蓋寡以末者謂本有欲隕將墜之機故遇風周事

而即隕聞琴而即泣如下所云陰頂上唯所遭遇意何者欲隕

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繁哀響也是故苟時啓於天

理盡於民時即機會理盡者民之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符

可以定烈士之業言遇時也此是遭遇好故成功易政曰才不

半古而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勢也倫身居尊位亦由時勢遭

逢之易初無赫赫可紀之功歷觀古今徼一時之功而居伊周

容不得矜伐是暗指其事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

之位者有矣下之所引博陸侯霍光是

其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自我自以我為是相物我輕彼

譬吾處於天下亦為一物也然則我亦物也夫以自我之量而

而物亦物也物之與我也有何以相物也夫以自我之量而

挾非常之勳神器暉其顧盼萬物隨其俯仰數句直刺人齊王

猶言操縱由已隨其俯仰猶言高下從心玩居常之安耳飽從

心皆妄自矜伐眼中無人意暉動也

設之說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者哉在身外則無非常之功出才表則非能勝

之任以見禮機之發不旋踵意總由妄自尊大諛言日聞所致

勝皆以豫伏下且好榮惡辱有生之所大期忌盈害上上者上

文必取禍意鬼神猶且不免易鬼神害人主操其常柄天下服其大節故曰

天可讎乎人主為天所立讎人主便是讎天然世間尚有讎人

主者如下所云况人臣迫主能無禍患必為鬼神所

忌所而時有衮服荷戟立乎廟門之下援旗誓衆奮於阡陌之

害也漢書宣帝祠孝昭廟旄頭劔挺墮地首垂泥上中及響乘輿

上車馬驚如是召梁丘賀筮之有兵謀不吉上還是時霍氏外

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宜子章為公車丞亡在涪城界中

夜衮服入廟居即間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為逆發覺伏誅衮

服黑服也陳涉以布况乎代主制命自下裁物者哉天子不可

依起阡陌之間為讎况乎代主制命自下裁物者哉讎人尚欲

讎之况為臣專擅國命人之廣樹恩不足以敵怨勤興利不足

讎之者必衆直刺齊王問以補害名故曰代大匠斲者必傷其手老子夫代大匠斲希有

不傷其手大匠喻君且夫政由甯氏忠臣所為慷慨歿則寡人入主所不久堪左傳

公使與甯喜言曰苟反國政由甯氏祭則寡人以下歷引古人

皆以發明上文代主制命自下裁物身無不危申上所引老子

之是以君奭鞅鞅於亮切五不悅公且之舉漢書景帝目送周

非少主臣君奭召公召公為保周公為高平師師側目博陸之

帥召公不悅疑周公有異志於成王而高平侯師師相法也側目言懼也博陸侯霍光而成王不

勢遣嫌吝於懷宣帝若負芒刺於背非其然者與成王信流言而

帝始立見高廟大將軍霍光從參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

背上言人臣負重權為同列所疑此言人臣負重權為人主所

召月文選集卷之四十五 豪士賦序

三 故也

嗟乎光于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親莫昵五臣本作暱焉二句言周

公登帝天位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莫至焉二句言霍光周公亦包在內漢書昭

帝崩霍光上奏曰太宗亡嗣孝武皇帝會孫病已可以嗣孝昭皇帝太后詔可而傾側顛沛僅而自全

周公有流言之變霍光有芒刺則伊生抱明允以嬰戮文子懷

之懼皆時危勢劣僅得自全以上言人臣不可專主之權專則必有

忠敬而齒劔固其所也患害在出才表以上言功不可居此

段是言權不可恃惟功不可居故權不可恃二段意實相承紀

年曰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吳越春秋文種者本楚南郢人姓

劔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

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拔叔因斯以言上承夫以篤聖穆親

上書諫吳王曰腐肉之齒利劔如彼之懿謂周公大德至忠如此之盛

主之懷止謗於衆多之口况不及周公過此以往惡鳥觀其所

安危之理斷可識矣况乎霍光萬萬者過此以往惡鳥觀其所

而易去聖哲所難平者哉申上功不可居意直刺入齊王問聖

無善全之策反覆痛快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再從上文權

快推論痛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名言范蠡留見百

姓之謀已則申宮警守以崇不畜之威人之所無已之所有懼

萬民之不服則嚴刑峻制以賈古傷心之怨高斯莽然後威窮

乎震主而怨行乎上下衆心日陔直危機將發而方五臣本偃

仰瞻直眇謂足以夸世隆壞也偃仰驕傲貌瞻眇邪視笑古人

昭明文選卷之四十五 豪士賦序 五 故苞軒

之未工謂不能防患忘已事之已拙知曩勳之可矜瞻成敗之有會

是以事窮運盡必於顛仆音赴風起塵合而禍至常酷也風起謂一人奮

其力以誅之塵合謂衆人合其謀以助之此段是取國策趙良說商君一篇而槩括其意究竟古來權臣立威於國未有不

覆轍相尋者真聖人忌功名之過已惡寵祿之踰量去蓋為此

也以正意作結功名便是上功不可居夫惡欲之大端賢愚所

共。有。而。游。子。狗。高。位。於。生。前。善本志士思垂名於身後賢

受。生。之。分。唯。此。而。已。游。子。謂。游。宦。之。子。狗。求。也。夫。蓋。世。之。業。名。莫。大。焉。結

非。常。震。主。之。勢。位。莫。盛。焉。結。上。神。器。二。句。率。意。無。違。結。上。身。玩。居。常。二。句。欲。莫。順

焉。與。上。光。于。四。表。云。云。自。為。章。法。以。下。俱。以。正。言。開。導。見。當。借。辭。寵。去。勢。生。前。有。高。位。死。後。又。有。榮。名。方。是。明。於。天。道。

使伊人頗覽天道知盡不可益盈難久持結上去勢辭寵以超

然自引高揖而退則巍巍之盛仰邈前賢指周洋洋之風俯冠

來籍洋洋美譽也而大欲不乏於身至樂無愆乎舊大欲即富貴節彌效

而德彌廣身愈善本逸而名愈劭劭美也此之不為彼之必昧此

身退彼調禍患然後河海之跡堙為窮流名位俱失一簣之釁言隙起至小

積成山岳危機將發名編凶頑之條身厭荼毒之痛豈不謬哉

編次厭足也茶毒謂受刑故聊賦焉庶使百世少有寤云

按大意總見古來功高位重雖聖賢處之尚多疑謗懼不

克終况僥倖一時之功翹然自負睥睨神器把持朝野不

知辭寵去勢慮患防危怨毒既盈凶禍立至位其可恃乎
篇中將功不可獨專位不可自擅二意夾行到底宏論崇
議有上下古今之識有馳聘一世之才罔卒不悟復蹈趙
王倫之覆轍也噫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一首

已者社也邪疾已去祈介社也韓詩三月桃花水之
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兩水之上執蘭招魂
祓除不祥續齊諧記晉武帝問尚書摯虞曰三月初三
水其義何答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三生三
女至三日而俱亡一村以為怪乃招攜至水濱盥洗
遂因水以泛觴曲水之義起於此帝曰若所談非好
事尚書郎束皙曰仲治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說其始
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曰羽觴隨流
波又秦昭王三日置酒河曲見有金人出奉水心劍
曰令君制有西夏乃因其處立為曲水二漢相沿皆
為盛集帝曰善賜金五十斤左遷仲治為陽城令裴
子野宋略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丙申禊飲於樂遊
苑且祖道江夏王義恭衡陽王義季有詔會者咸作
詩詔太子中庶子顏延年作序○按上巳是三月初
旬內有巳日脩禊飲
酒不限定三月三日

顏延年

夫方策既載。皇王之迹已殊。鐘石畢陳。舞詠之情不一。四句大意是言

古來遺事。因載籍相傳不一。故曰迹已殊。但隨時行樂。歌樂賦詩。不妨因時起義。各據其所見為說。故曰情不一。雖淵

流遂往。指曲水賦。詳略異聞。不知起於何人何代。然其宅天衷

全中。中天下而居。合下立民極。莫不崇尚其道。神明其位。上已

句皆言有天下之事。脩禊是崇尚其道。脩禊必於曲水。是神明其位。拓洛

世貽統。固萬葉而為量者也。皆舉其典。○以上於曲。有宋函夏。帝圖弘遠。入本朝。函大也。高祖以

水脩禊。先冒大意。宋高祖。姓劉名裕。代晉有皇上以啟文承

聖武定鼎。規同造物。天下規制也。造物天也。隆周之卜。既永宗漢之

歷景屬宸居。皇上。宋文帝也。書。啟哲文。隆周之卜。既永宗漢之

兆在焉。左傳。成王定鼎於郊。鄒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漢丞相陳

平等共誅。諸呂使迎代王立之。文紀曰。王卜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遂即位。為文帝。宋

宰宜哲於元輔。二句言太子宰相賢正體太子也。喪服傳。父為

東宮。東郊。少陽。諸侯象王宰相。智元。君也。言宰相之臣。宜智力於君。以為輔佐。晷。緯。昭。應。山。瀆。效。靈。

晷。日影。緯。五星。昭。應。各安。靈。度。五方雜選。徒。四。隩。於。來。暨。四。句。美。行。可。法。施。命。發。號。必。酌。之。於。故。實。四。句。言。用。人。行。太子。協。樂。

上庠肆教。二句言象工造士。東觀漢記。正大樂。章程明密。品式

周備。二句言制禮品。國容既令而動軍政象物而具。二句言武

品制式法也。備。備。司。馬。

法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左傳士會曰為敖為宰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翰註象物象熊黑虎豹之威猛箴

記言校文講藝之官采遺於內輜車朱軒懷荒振遠之使論德

于外二句言內外各得其人遺遺漏左傳魏絳曰昔周辛甲之為太史也命百官箴王闕禮記言則左史書之風俗通周

秦常以八月輜軒使採異代方言尚書大傳未命為士不得朱軒 賴莖素毳并柯其穗之瑞

史不絕書二句言瑞應 棧山航海踰沙軼余 漠之貢府無虛月二句言遠

人來貢良註賴莖朱草素毳白虎并柯連理木其穗嘉禾皆太平之瑞 烈燧千城通驛萬里二句言開

津無四句言四夷服 穹居之君內首稟朔并服之會迴面受吏從中足正意向

註穹居之君匈奴并服之會南蠻內首迴面皆賓服為臣稟朔真正朔受吏請置吏 是以異人慕響俊民

閒出警蹕清夷表裏悅穆天子出入日警蹕清夷路也表裏內外穆和也 將徒縣中宇

張樂岱郊言將徒都洛邑封禪泰山岱泰 增類帝之宮王臣註

勛禮神之館塗歌邑誦以望屬車之塵者久矣禮記天子將出

祭也天子行有屬車三十六乘以從於後望塵上中宇岱郊以上皆是侈談國家之功德無一字及曲水六朝文如此類方

為浮靡不實 日躔胃維月軌青陸向註此謂三月之時躔次也胃星

言日次胃星之畔青陸東皇祇發生之始 后王布和之辰四句

道也春春分月從東道月皇天神祀地神月令孟 思對上靈之心即上 以惠庶萌五臣

春之月命相布德和令之願 加以二王于邁出錢戒告二王已見上注因出錢

此行極有詔掌故爰命司歷掌故掌知故事者 獻洛飲之禮具

上巳之儀洛飲上巳並 南除輦道北清禁林輦道天子經行左

關巖登都右梁潮源略亭臯跨芝廬苑太液懷曾山此數句只是修言樂

游苑之大見其形勢侔於東西二京隆阪也左即依巖登之險

以為關潮源水之有源者梁於其上皆是順山水之自然亭臯

臯上有亭者略修治也跨芝廬即承上句言略而跨至芝廬之

遠芝廬芝田也洛陽地名太液曾山太液池中有曾山言將以

太液為苑其中包松石峻坳古毀葱翠陰煙二句游冰之所攢在

曾山其內懷包也於是離宮設衛別殿周徼音叫設衛

物翔驟之所往還飛走於是離宮設衛別殿周徼音叫設衛

備不虞者旌門洞立延帷接極五臣本作柯字音牙以旌為門

徼巡行道閱水環階引池分席是曲水分席謂水分流各

行馬三月是春蒼靈奉塗尚未至曲水乃是各官先期豫戒以待

事天子然後升秘駕法駕亂緹徒亂引也提騎搖玉鑿鈴發流

之至然後升秘駕動矣亂緹今騎亂金吾騎兵

吹簫管天動神移淵旋雲被二句極形以降于行所之地至曲水禮

也禮即是崇既而帝暉臨幄百同定列鳳蓋俄軫虹旗委旒帝

天子臨幄坐於帳肴軟速芬藉觴酌亦泛浮醉旨妍歌妙舞之

中軫停委止也肴軟速芬藉觴酌亦泛浮醉旨妍歌妙舞之

容銜組樹羽之器鐘磬之格兩頭並刻為龍頭以銜絲三奏四

上之調六莖九成之曲競氣繁聲合變爭節韓子師曠奏清徵

來集再奏而列三奏延頸而鳴據翼而舞四上龍文飾轡青翰

調代秦鄭衛漢書顧頊作六莖畫蕭韶九成龍文飾轡青翰

侍御班固西域傳贊曰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說苑莊辛謂

名萃裔殷至觀聽鶩集楊袂風山舉袖陰澤靚靜裝藻野袷服

縹川艷麗靚裝脂粉之色絃故以殷隱賑軫外區煥衍都

服美麗之衣纏雜色故以殷隱賑軫外區煥衍都

名縹川艷麗靚裝脂粉之色絃故以殷隱賑軫外區煥衍都

服美麗之衣纏雜色故以殷隱賑軫外區煥衍都

召月文選集卷之四十五曲水詩序

內五臣本者矣。以上言宴曲水而及都人來觀之多。上應萬

壽下氏百福。良註殷賑富有貌。區方也。煥衍多溢貌。既

則羣臣而席蒲堂皆受天情盤景遠歡洽日斜。時已金駕擷駟

聖儀載佇而行。金駕天子車也。擷駟謂聚其駟馬將駕。悵鈞臺之未

臨慨艷宮之不縣左傳夏啓有鈞臺之享。康王有鄧方且排鳳

闕以高游開爵園而廣宴。鳳闕雀園與上鈞臺鄧宮皆當日方

子之意闕中記建章圓闕臨北道銅鳳在並命在位展詩發

上故號鳳闕鄴中記曰銅爵臺西有爵園左傳楚子木問趙

本作志賦詩則夫誦美有章陳信無愧者歟。孟云范武子德何

如對曰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也言其不虛

按此類文在六朝中品尤居其最下者詞濃而意極淺肌

豐而神不揚凡一切應制俱可通用亦是體裁不得不爾

至於所用典故以類相求亦一覽可盡非若兩漢以上文

之意必層疊詞必反覆也子謂古來祭文佳者極多詩文

佳者絕少可知文字佳必由題目佳只看此篇前後只是

隨手補綴而成耳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一首

王元長

蕭子顯齊書曰武帝永明九年三月三日幸芳林園楔飲朝臣勅王融為序文藻富麗當代稱

臣聞出豫為象鈞天之樂張焉

鈞天之樂是趙簡子事已見上此只借用其事易豫卦雷出地

奮先王以作樂崇德豫為三月之卦

時乘既位御氣之駕翔焉

二句只是言春秋當行樂作樂耳

莊子曰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濟註易乾卦云時乘六龍

以御天又曰六位時成喻天子得位當出遊也

是以上是冒三月三日此是冒出為曲水之遊宴四

句申俱是對輯成語却無痕跡

是以得一奉宸逍遙襄城之域

老子王侯得一而天下正宸與辰同奉宸即居北辰

之義莊子黃帝將見大隗于具茨之山至襄城之野體元則大

悵望姑射亦之阿然窅鳥

其獨適者已也又君子體仁

射之山睿然喪其天下寂寥無與其也此是獨遊不與臣下共

至如夏后兩龍載驅璿臺之上穆蒲八駿如舞瑶水之陰亦有

饗云固不與萬民五臣本共也山海經大樂之野夏后啓於此

夏后啓筮享神於晉之虛作為璿臺於水之陽穆天子傳天子

執轡如組兩驂如舞蒲周穆王名此我大齊之握機創歷誕

命建家接禮貳宮考庸大室蕭子顯齊書齊太祖高皇帝諱道

指為諸侯貳室副官用堯賓舜事言宋主以賓禮接之將禪以

位庸功也太室明堂中央室明堂為考功之地廷臣功無出其

右此尚是未受禪幽明獻期雷風通饗昭萃之珍既徙延喜之

時事遡其始而言玉攸歸此言其受禪時事幽明即天人獻期獻其受命之期即

無迅雷烈風也尚書大傳堯得舜贈以昭華之玉昭華玉銑註

本西王母所獻堯者尚書旋璣玉鈴曰立圭出刻曰延喜之玉

日徙日歸皆去宋之齊也葦宋受天保生萬國度待邑靜鹿丘之歎遷鼎息

大坳古之慙周書度邑篇維王克殷自鹿至於邱中具明不寢

湯即天子位遂遷九閔於亳至大坳而紹清和於帝猷聯顯懿

有慙德日息日靜言齊受宋禪無之也駿發開其遠祥定爾

於王表帝廷調舜王表謂禹清和顯懿皆駿發開其遠祥定爾

固其洪業詩濟哲維商長發其祥又駿發爾私達祥謂子孫繼

相蒙與起處以鈞天之樂割入豫卦全所云六朝割裂之皇帝

獎便是如此類以上皆言其授受之正就開國之始言皇帝

蕭子顯齊書世祖武皇帝體膺上聖運鍾下武下武謂文王之

諱贖字宣達以太子即位冠五行之秀氣冠首邁三代之英風

武帝能繼先業亦如武王能繼文王故云運聚下武

昭章雲漢。暉麗日月。牢籠天地。彈壓山川。

淮南子帝若體太一牢籠天地彈壓山川

四句言其德無不包設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遠。

神理猶神道易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

服景照也澤普汜五臣作泛而無私。法含弘而不殺。

四句言其勤具及也念負重於春水。懷御奔

廢寢晏晷忘餐。二句言其勤具及也

夜及明不寢以憂國政於秋駕書若蹈虎尾涉於春水莊子尹儒學御三年而無所得

索馭六馬意二句言其兢業秋駕翰註為天子法駕。可謂巍巍。弗與蕩蕩。誰名秉靈圖而

非泰。涉孟門其何險。以上言世祖春秋漢舍孽天子南面秉圖

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為險矣四句以贊語作結自此

至踐八九之遺跡直可盡為芟去得接功既成矣尚不失為一篇好文

儲后睿哲在躬。妙善居質。蕭子顯齊書世祖立皇太子

字也內積和順。外發英華。斧藻至德。琢磨令範。

新論聖賢之材不世而妙善之枝不傳

法言五言未見斧藻其德若斧藻其藻者應劭漢官儀太子

太傅曰就月將琢磨玉質言太子有五之質琢磨以道言炳

丹青道潤金壁。法言或問聖人之言炳若丹青有諸曰丹青初

則炳久則渝渝乎哉詩如金如錫如珪如璧出龍樓而問豎。入虎闈而齒胄。

漢書成紀曰上嘗召太子出龍樓門周禮師氏以三德教國子

居虎門之左問豎即文王朝王季事公卿之子為胄子齒胄即禮記世子入學齒讓之事愛敬盡於一人。光

耀究於四海。以上言皇太子一若夫族茂麟趾。宗固磐石。跨躐

女昌姬韜作展昌姬韜。蹈軼炎漢。四句言其支庶之賢又從上太子推廣言

之跨躐蹈軼皆謂過之韜乃蹈字之誤元宰比肩於尚父。中鉉繼踵乎周南。分陝流勿剪之歡。來仕允

克施之譽。元宰冢宰中鉉司徒上三句言其宰相之賢末句言

昭明文選集

卷之四十五

曲水詩序

三

故范子

節之金中色周南周公分莫不如珪如璋令聞令望朱弗勿斯

皇室家君王者也美朱芾官之服飾皇大也皆宜室宜家宜君

宜本枝之盛如此稽古之政如彼禮記諸侯曰其士之守臣其

百姓於休和草萊樂業守屏稱事禮記諸侯曰其士之守臣其

必稱引鏡皆明目臨池無洗耳譙周考史曰公孫述竊位於蜀

事澡監引鏡自照口時清目明皇甫謐高士傳堯政

天下讓許由巢父聞之以為汗乃臨池水而洗耳沈冥之怨既

缺適和軸之疾已消四句是言賢才皆出而仕興廉舉孝歲

貢善本於外府署行去議年日夕于中甸四句言賢才登進之

舉孝又有懿稱明德遺請相國府署協律摠章之司廉倫正俗

漢書李延年為協律都尉魏志明帝立摠章觀皆崇文成均之

以正五聲八音者序倫使之無相奪倫以正風俗崇文成均之

職導德齊禮四句言其樂備禮明魏志明帝置崇文觀徵善文

學校而合國者以充之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建國之

之子弟焉挈壺宣夜辨氣朔於靈臺書笏珥彤紀言事於仙

室周禮夏官挈壺氏掌懸壺蔡邕天文志言天體者有三家一

造受命於君則書事於笏形赤管筆以紀君之言動珥冠褰帷

斷裳危冠空履之吏銑註後漢賈琮為冀州刺史車垂赤帷而

垂帷於車以自掩蔽乃命御者褰去其帷朱博為琅邪太守俗

多奇緩衣長不中節度皆斷其衣令去地三寸以便於事說苑

楚人長劍危冠而有子西漢書唐遵經影搖武猛扛鼎揭

明行修而衣弊履穿二句言文吏之賢影搖武猛扛鼎揭

之士漢書霍去病每從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為嫖搖校尉後漢

書丁白為武猛校尉法言或問力能扛鴻鼎揭華旗知德

召月文選集茂

卷之四十五 曲水詩序 古 放芭野

亦有之乎。二句。勤恤民隱。糾逃力王。慝。士德反。頂上文。吏慝惡也。梗王化者。故曰王慝。

逃。遠。射集隼於高墉。繳之。大風於長隧。頂上。不仁者遠。惟道斯也。易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隼。鷩鳥。以喻凶人。墉。牆也。喻人所

行。居堯時。大風為害。使羿繳之於青丘之澤。大風。風伯。繳。射也。隧。隧。道。讒莠。蕙。聞。攘。爭。掩。息。稀。鳴。杼。伏。於砥路。鞠。茂。草。於圍扉。杼。鼓。

柄。漢書。張敞為京兆尹。杼鼓稀鳴。市無偷盜。杼鼓為盜而擊路無盜。故希鳴。圍扉。獄也。為罪人而設。獄無人。故草盛。者。年

闕市井之游。史記。文帝時。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稚齒。豐車馬

之好。宮隣昭泰。荒憬。九。永。清夷。周者。宮鄰。金虎。言小人在位。比

周相進。與君為鄰。堅若金。惡若虎。昭泰。則無其人。荒。荒服之國。憬。覺悟也。詩。憬彼淮夷。言荒服之國。皆覺悟。皇路之清夷。句。領

下段。以上。侮食來王左。言人侍離身反踵之君。鬢。側。首。貫。曾。皆言內治修。

之長。屈膝厥角。請受纓縻。漢書。匈奴傳。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

楊雄。蜀王本紀。蜀之先。人民推髻。左言。周書。離身染齒之國。以龍角神龜為獻。爾雅。北方有比肩人。郭璞註。此即離身半體之

人。人各有一目。一鼻孔。一臂。一脚。亦猶魚鼠之相合。爾。呂氏春

秋。舜登為天子。大人反踵。皆被其澤。註。反踵。國名。其人南行。迹

北向。淮南子。三苗鬢首。山海經。有貫胷國。其人習有竅。括地圖

禹乎。天下會于會稽之野。又南。經防風之神。弩射之。有迅雷。二

神。恐以刃自貫其心。禹哀之。乃拔刃。療以不死之草。文。鉞。碧。砮

皆生。是為貫胷之民。纓縻。謂冠帶。六句。是言遠人服。文。鉞。碧。砮

之琛。奇。幹。五。臣。善。芳。之。賦。鉞。斧也。文。以。為。飾。但。未。詳。所。出。晉。紀

所貢者。奇。幹。可為矢。善。芳。鳥名。頭。若。雄。鷄。佩。之。純。牛。露。犬。之。玩

令人不昧。不忘。見逸。周書。皆成。王時。遂。夷。來。貢。純。牛。露。犬。之。玩

乘黃。茲。白。之。駒。周書。下。廬。國。獻。純。牛。純。牛。小。牛。又。渠。搜。獻。駒。犬

狐。其背。有。兩。角。又。西。方。正。北。曰。義。渠。盈。衍。儲。邸。充。物。郊。虞。儲。邸

獻。茲。白。茲。白。者。若。馬。鋸。齒。食。虎。豹。盈。衍。儲。邸。充。物。郊。虞。儲。邸

召。月。文。選。集。卷。之。四。十一。五。曲。水。詩。序。七。故。范。子

藏碧若奇幹之屬郊 匪牘五臣本 相尋下 譯無曠書包匪菁

虞露犬乘黃之屬 聘禮賈人啓積取主垂纜而受宰禮記西方曰狄韃北方曰譯尚書大傳成王時越裳氏重九譯而獻白雉以上言貢獻之多

一尉候於西東合車書於南北暢轂埋麟麟之轍綏而旌卷

悠悠之旆解嘲東南一尉西北一候暢長也長轂兵車麟麟衆車聲綏車上垂繩悠悠旌旗垂貌埋卷言皆不用

四方無拂扶 五戎不距勿 偃草辭軒銷金罷刃以上皆言中外一統兵革不用齊註

四方之戎有五種不距不捍王命辭軒去兵車也○按五戎應指五兵又漢書張良曰武王伐殷已畢偃草為軒軒卿大夫之車此云辭軒辭乃

為字引用誤也 天瑞降地符升二句是 澤馬來孝經援神契

澤出 器車出禮記山出器車銑 紫脫華朱英秀禮斗威儀人君乘士而王其政

太平遠方神獻其朱英紫脫紫脫北方之物 佞枝黃帝有屈上值紫宮常生不死朱草亦曰朱英並瑞草

階若佞人入朝 歷草滋田佚子堯為天子菅莢生於庭為帝成則屈而指之 歷草滋歷莢莢有十五葉從月一日日生一葉

至十五日日落一葉若月小則 雲潤星暉風揚月至京房易飛

澤蔽日在西北為舉賢良禮斗威儀君乘土其政平則鎮星黃而多暉禮含文嘉曰朋友有舊內外有差則箕為之直風揚和

風月至月 江海呈象龜龍載文以上皆言瑞應之盛禮斗威儀行不失度

龍被文而見文 方握河沈璧封山紀石五臣 邁三五而不追踐作號

青黃赤白黑 八九之遙迹帝王世紀堯與羣臣沉璧於河乃為握河記今尚書候是也史記楚子西曰孔子述三五之法明周

召之業八九謂七十二君封禪 功既成矣世既貞矣信可以優

書云古者封禪有七十二君 遊暇豫作樂崇德者歟應起處四句結 于時青鳥司開條風發

歲粵上斯已惟暮之春左傳青鳥氏司啓者也春官正易通卦驗立春條風至上謂初旬內 同律

克和樹草自樂周禮大師掌六律六同以禊飲之日在茲風舞

割四書語之情咸蕩去肅表乎時訓去肅殺而行慶動於天曠禮記孟春

和令行慶施惠載懷乎圃乃睠芳林芳林園者福地奧區之奏

丹陵若水之舊山海經槐江之山實惟帝之乎圃南望崑崙十

有天子為舊宮宮東築山鑿池號曰芳林園丹陵地名堯所

生處若水水名帝顓頊所生處皆非江東之地此美而比之殷

殷上均乎姚澤無尚於周原呂氏春秋舜陶於河濱釣於

人譽之陳陳殷殷無不戴悅殷盛也帝王世紀瞽瞍之妻曰推

登生舜于姚墟故姓姚氏堯求賢而四徵薦舜堯乃命于順澤

之陽言芳林園之地狹豐邑之未宏陋譙居之猶福漢高祖豐

同乎姚澤勝乎周原譙人魏太祖

居故以豐譙不及為比求中和而經處揆景緯以裁基地而建

游觀飛觀神行虛檐鹽雲構皆言其觀之高若不附地而離房乍

設層樓間起負朝陽而抗殿跨靈沼而浮榮負朝陽者地坐北

檐浮字從鏡文虹於綺疏浸蘭泉於玉砌文虹橋也綺疏之影

沼字取出故曰蘭泉幽幽叢薄秩秩斯于曲拂迢迢潺湲徑復上二句是

二句寫水見叢薄水草之盛秩秩言其沙衍有序于水涯下二句寫曲水

迢迢流之紆緩屈折徑復流之去而復入曲拂潺湲石中水流

貌是新萍泛吐華桐發岫雜天平采于柔萸啼亂嚶聲於絲羽

月令季春之月桐始華萍始生爾雅曰小洲曰沚山有穴為岫

四句寫三月景物天少好也采草木之花柔萸草之始生者絲

羽黃鳥造禁軒承幸清宮俟宴乘輿之物通呼曰禁天子所止

句新警宴於緹帷宿置帟幕宵懸叶去聲在旁曰帷在上曰幕緹

其地召月文選集茂卷之四十五曲水詩序七散苑軒

承塵。○由景物而及陳設。逗入。既而滅宿澄霞。登光辨色。而明

下段之根。此皆先期豫戒者。○以下將天子來宴。曲水儀。戒。善作。道執。爰展。輪。效駕。禮記

已駕。則僕展輪。效駕。註。展。徐鑾。警節。明鐘。暢音。良註。馬徐行。以

備。天子出。則撞左鐘。七萃。連鑣。九旂。齊軌。周穆王傳。天子賜

明。謂初曉時。暢通也。猶傳有七輿。大夫鑣馬。銜也。其泉。建旗。拂蜺。揚葭。振木。建立也。

鹵簿。天子出道車。五乘。旂車。九乘。旗高。葭。蕭管。屬。魚甲。煙。聚。貝。胄。星。羅。五臣本。重英。曲瑤。側之飾。

言其聲。振林木。絕景。追。善本。風之騎。向註。魚甲。以鮫皮為甲。貝。胄。以貝。珠。飾。胄

多以。鞞。牛毛。染采。為之。曲瑤。西京賦。曰。葩瑤。曲莖。曲瑤。當如羽。蓋之屬。畫花卉。其上。飾之以玉。銑註。作玉。蓋。玉則於。曲字。難通。

絕景。追風。昭灼。甄部。駟駿。函列。虎視。龍超。雷駭。電逝。孫子兵法。長陳為。甄

良曰。昭灼。光明也。旌旗之屬。駟駿。良馬。函列。行。列。虎視。龍超。雷駭。雷逝。並言奔走疾速之甚。轟轟。隱隱。紛紛。

軫軫。羗難得而稱計。轟轟。羗車聲。遠聽則隱隱。紛紛。爾乃。迴輿。駐

罕。岳鎮。淵渟。音亭。已至。曲水矣。東觀漢記。天子行有。畢罕。罕乃。網車名。田獵所用。孫子兵法。其鑣如岳。其渟如淵。

睥。容有。穆。賓。儀式。序。授。几。肆筵。因流。波。而成。次。蕙。看。芳。醴。任

激水。而推移。切曲水之宴。葆。保。侑。陳階。金匏。在席。戚奏。翹舞。籥

動。邠。幽。詩。漢書註。以翠羽為葆。侑。舞之行列。金壘。陶匏。皆酒器。續漢書。執于戚舞。雲翹。周禮。籥。章。掌土鼓。幽。籥。籥。樂

器。又仲春。擊土鼓。歌。幽。詩。以迎暑。時將至。夏。故云。召。鳴。鳥。于。弁。州。追。伶。倫。於。嶰。谷。發

參差。於。王子。傳。妙。靡。於。帝。江。以上。皆言。筵宴。歌樂。之盛。山海經。弁。州。之山。五采。之鳥。名曰。鳴。鳥。即

鳳也。爰有。百樂。歌。舞。之。鳳。漢書。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嶺。之。陰。取。竹。嶰。谷。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官。參。差。笙。也。王

召。明。文。選。集。卷。之。四。十五。曲。水。詩。序。大。放。詠。行。

子喬好吹笙作鳳鳴山海經天山有神鳥其狀如黃囊正五臣

其文卅六足四翼渾沌無面目是誠歌舞寔惟帝江正作清

歌有闕銖羽觴無筭上陳景福之賜下獻南山之壽上陳下獻

去路然與修禊意亦有闕會上陳景福以賜下下獻南山以壽雖是文之

上亦寫得君臣情意淡洽處儀禮工告于樂正曰正歌備禮記言因今日之宴始

有司告以樂闕闕終也信凱讌之在藻知和樂於食苹見昔人歌魚藻食

不虛革為桑榆之陰不居草露之滋方渥言時已晚有詔曰今日嘉

會咸可賦詩九四十有五人其辭云爾

按題固是宴曲水序出作詩之由與賦體裁自各不同奉

詔作序頌述國家功德原不可少然亦要辨主客宴曲水

是主功德是客豈可使喧客奪主人手冒題理自不易但

已將大齊受命之隆及武帝功德之盛極力鋪張下便宜

將其地之山川景物與國家功德互相映發方為不拋主

位豈有復將儲后支庶宰臣衆職一一臚列計全序中不

啻居三分之二若不看其首尾竟不知中間是為曲水序

而作六朝文降入齊梁浮靡庸庸愈趨愈下予每恠近人

作壽序祝其身未已也又要祝其祖父子孫祝其祖父子

孫未已也又要祝其姻婭甚至膚引事實體如行狀竟忘

其為壽序也者而無識者反懸之中堂以耀客謬種相傳

以盲引瞎固有所受病總由於不知認題切題故曰不切

...

者便屬陳言。此昌黎公所以為文起八代之衰也。與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王文憲集序

任彥昇

翰註文憲齊尚書令王儉薨謚文憲集者錄其文章序者述集之所由

公諱儉字仲寶琅邪臨沂人也其先自秦至宋國史家謀徒

詳焉琅邪王氏錄其先出自周王子晉中興以來六世名德為

善本無海內冠冕晉中興書王祥弟覽生導導生洽洽生珣珣

儉古語云仁人之利天道運行銑註言行仁道者世祚長遠如天運之不絕故呂虔

歸其佩刀郭璞誓以淮水晉中興書魏徐州刺史在城呂虔有

駕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為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此相與及

成璞曰吉無不利若離翦之止殺吉駿之成感蓋有助焉史記

淮水絕王氏城王翦

穎陽人事秦姬皇使翦將兵而攻趙闕與破之後遂拔趙又陳
 勝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勝漢書王吉字子陽琅邪人為
 諫議大夫子駿亦為諫議大夫吉居長安其東家有棗樹垂
 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
 樹鄰里固請吉令還婦子駿元帝時為御史大夫妻死不復娶
 按離剪不聞有止殺事語云三世為將道家所忌然則王氏之
 發祥殆由祥覽之孝友公之生也。誕受命世體三才之茂踐得
 乎有助猶言襲其餘蔭

二之幾。天資之美易頹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信乃昴宿垂芒
 之未嘗復行是失之於一得之於二

德精降祉有一于此蔚為帝師。銑註漢相蕭何昴星之精垂芒
 荀季父子德星為之聚况乃淵角殊祥山庭異表望衢罕窺其
 出異苑帝師張良事

術。音。觀海莫際其瀾。上二句是言其儀表下二句是言其度量
 論語撰考言顏回有角額似月形淵水也
 月是水精故名淵摘輔像子貢山庭斗繞口面有上中下三庭
 山在中鼻高有異相故子貢至孝顏回至仁術道也本禮記

宏覽載籍博游才義。藝若乃二字。金版玉匱之書海上名山之

旨。七略太公金版玉匱雖近世之文然多善者金版玉匱皆書
 名又抱樸子鄭君有玉匱記金版經後漢書荀爽遭黨錮隱
 於海上以著述為事題為新書凡百餘篇司馬遷書曰僕誠著此書藏諸名山沈鬱澹雅之思離堅合

異之談。楊雄為方言劉歆與雄書曰非子雲澹雅之才沈鬱之
 志不能成此書莊子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
 之道長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呂氏春秋相劍者曰白所

以為堅也黃所以紉也黃白雜則堅且紉良劍也難者曰黃白
 雜則不堅且不紉又柔則鏡堅則折劍折且鏡焉得為利劍向

註離堅合異言能辨離其堅者使不堅辨其白者使不白合其
 異者使同離莫不摠制清衷遞為心極。總承到宏覽載集住斯

其同者使異。莫不摠制清衷遞為心極。心極者心通其妙。斯

固通人之所包非虛明之絕境。不可窮者其唯神用者乎。虛

即指心神用神明之用亦宜作故字以檢鏡所歸人倫異善
 就心說不可窮即上絕境然承上為起下

以從表雲屋天構匠者何工按此是承上神用宜用故字頂不

事雲屋是喻為國家創建非常即下朝宜然字轉檢鏡謂知人即下領選

章國紀典彙備物等天構喻業之高峻善作自函善作洛不守憲章

中輟善曰函函開謂長安洛洛陽晉舊都言自西晉賀生達禮

之宗蔡公儒林之亞次闕典未補大備茲日此便是神用不可

循字彥先博覽羣書尤明三禮為江東儒宗微拜博士又諸葛

恢字道明時穎川荀顛字道明陳留蔡謨字道明俱有名譽號

曰中興三明時人為之歌曰京都至若齒危髮禿之老舍經味

道之生齒危謂高年也莫不比百人宗自同資敬漢書于定國

夷遠少屏塵雜自非可以弘獎風流增益標勝未嘗留心風流

化標丰標勝概謂德業言志在大不在小期歲而孤叔父司空簡穆公早所器異

齊書王僧虔兄僧綽之子儉世祖即位年始志學家門禮訓皆

折衷丁於公孝友之性豈伊橋梓夷雅之體無待韋弦伯禽康

成王伯禽見乎周公三見而三答之乃問於商子商子曰南山

之陽有木名橋南山之陰有木名梓橋木高而仰梓木實而俯

橋者父道也梓者子道也二子悟伯禽自是執禮彌謹乃不見

答韋皮繩喻緩弦弓弦喻急西門豹性急故佩韋以自緩董安

于性緩故佩弦以自急汝郁之幼挺淳至黃琬之早標聰察曾

言其體質合乎中和承上讚之以上將其生平資性過人作一總序以下

何足尚將少壯宦績逐年分叙後漢汝郁年五歲母病不能飲

食常抱持涕泣亦不肯飲食母憐之彊為餐飯誰言已愈郁察

母顏色未愈復不食宗親異之挺拔也淳至謂淳孝之甚至又

黃琬七歲失父祖父瓊育之是時屬日食京師不見瓊以狀奏

昭明文選集序

卷之四十一

三

依

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年六歲襲封豫寧侯拜日家人以

即以其對對太后標表也公尚幼弗之先告既襲珪組對揚王命因便感咽若不自勝其

父之死初宋明帝居蕃與公母武康公主素不協及即位有詔毀

發善作舊坐投棄棺柩公以死固請誓不遵奉表啓酸切義感

人神太宗聞而悲之遂無以奪也齊書宋明帝以儉嫡母武康

為婦姑欲開冢離葬儉因人自陳密以死請故事不行太宗即

明帝儉非武康公主所生而能守死以全嫡母舊坐自是孝行

過初拜秘書郎遷太子舍人以選善作尚公主拜驃馬都尉元

徽初遷秘書丞沈約宋書蒼梧王改元於是采公會之中經刊

弘度之四部依劉歆七略更撰七志四句言其述作齊書儉又

錯亂又得汲冢竹書身自撰次以為中經臧榮緒晉書李充字

私度為著作郎干時典籍混亂刪除煩重以類相從分為四部

甚有條貫秘閣以為永制五經為甲部史記為乙部諸子為丙

部詩賦為丁部齊書秘書丞王儉上表求校墳集撰七志四十

卷上表獻之漢書劉歆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七略有六藝

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蓋嘗賦詩云稷契匡虞夏伊呂翼

商周自是始有應務之迹生民屬心矣每分叙後必有數句整

問人之體時司徒袁粲有高世之度脫落塵俗沈約宋書袁粲

又之體體時司徒袁粲有高世之度脫落塵俗字景倩順帝即

位遷中書監見公弱齡便望風推服歎曰衣冠禮樂盡善無在

是矣吳均齊春秋儉精神秀徹體識聰異司徒袁粲見之時粲

歎曰宰相之門也括栢豫章雖小已有棟梁之器矣時粲

位亞台司公年始弱冠年勢不侔公與之抗禮中書監因贈粲

詩要以歲暮之期。申以止足之戒。祭答詩云。善作老夫亦何寄。

之子照清襟。言心無所寄意之人。清襟相照者。唯儉而已。服闋拜司徒右長史。儉道所生

母憂服闋也。出為義興太守。風化之美。奏課為最。漢書倪寬為司徒。即表祭。司農奏課聯最。此段政績只虛叙課考也。最第一。還除給事黃門侍郎。旬日遷尚書吏

部郎。參選昔毛玠之清公。善本作公清。李重之識會兼之者公也。選

亦用虛叙。魏志毛玠字孝先。陳留人也。少為縣吏。以公清稱。魏國初建。以玠為尚書僕射。復典選舉。傅暢晉諸公讚。王戎為選

官時。李重李毅二人操異。俱處要職。戎以識會待之。各得其所。識會謂識鑒。俄遷侍中以愍善侯始

終之職。固辭不拜。蕭子顯齊書。升明二年。儉遷長史兼侍中。以父終此職。固讓。沈約宋書。王僧綽遷侍中。二

凶巫蠱事。潔上召僧綽具言之。劾於宮。夜饗將士。僧綽密以啓聞。頃之。劾亂檢大祖巾箱。得僧綽所奏饗士并廢諸王事。乃收

害焉。世祖贈散騎常侍。金紫。謚愍侯。補太尉右長史。時聖武定業。肇基王命。蕭子顯齊

書。進太祖太尉聖武。謂齊高帝銑註定業。寤寐風雲。實資人傑。

征伐定亂也。肇始基立也。時尚未即帝位。寤寐風雲。實資人傑。

易雲從龍。風從虎。寤寐以求。翊贊之人。是時齊已有篡宋之謀。而宋臣亦陰以佐命自許。此等語坦然道出。五季人真不以事

二姓為恥。是以寢居簪列。宿之表圖。緯著王佐之符。俄遷左長史。齊

臺既建。善作。列宿即北辰居所之義。圖緯無實事。附會以為言。初。耳齊臺謂進蕭道成。由太尉位相國為齊公。建立

命由齊不由宋耳。以公為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

宋末艱虞。百王澆季。禮紊舊宗。樂傾恒軌。澆季。謂百王治法。至宋季而澆漓。舊宗。舊

所宗主者。恒軌常法。曰紊。曰傾。正澆季之實。下則詳言之。自朝章國紀。典彝備物。奏議符策。

文辭表記。素意所未畜。風未閱歷。前古所未行。皆取定俄頃。神無滯

用。王仲寶於宋以身尚主。且居天官參選位。不可謂不高。任不可謂不專。所謂朝章國紀云云。既可定於梁。何不可定於宋。私懷二心。即此可見。神。太祖受命。以佐命之功。佐命二字。惟未無滯用。暗應上神用。言。封南昌縣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建元二年。遷尚書左僕射。領

選如故。此領選是專司。自營。役。瓊。郤。烏。分司。盧欽兼掌。譽望所歸。不同前日為郎。允集茲日。應劭漢官儀。獻帝建始四年。始置左右僕射。以執金

時名。晉書。盧欽少好學。為尚書僕射。領史部。欽清實。選舉稱為廉平。尋表解選。尋上表請解。詔加

侍中。又授太子詹事。侍中僕射如故。固辭。侍中改授散騎常侍。餘如故。太祖崩。遺詔以公為侍中尚書令。鎮軍。善本作將軍。求

明元年。進號衛將軍。二年。以本官領丹陽尹。本官。謂侍中尚書令。丹陽。帝都郡名。

六輔殊風。五方異俗。言難治。六輔。謂京兆。馮翊。扶風。河東。河南。河內。五方。謂四方及帝都。公不謀

聲訓。而楚夏移情。史記。淮南。沛。陳。汝南。郡。此西楚也。潁川。南陽。移情。俗。故能使解劍。拜仇。歸田。息訟。後漢。許。荆。兄。子。世。常。殺。人。其。讐。操。兵。將。殺。世。荆。乃。跪。曰。今願殺我以代世死。仇讐者。曰許椽。郡中稱君賢。何敢相侵。

遂解劍而去。跪即拜也。前漢。韓延壽。為東郡太守。有兄弟相與訟。田延壽乃自悔。責閉閣。不出視事。於是前郡尹溫。太真。劉真。訟者。自相責讓。不敢爭田。歸田。謂不爭也。前郡尹溫。太真。劉真。長。或功銘鼎彝。或德標素尚。王隱。晉書。溫。嶠。字。太真。太原人。為

劉恢。字。真長。沛國人。為丹陽尹。性。臭味風雲。千載無爽。言其感。重莊老。鼎彝。指太真。素尚。指真長。臭味風雲。千載無爽。應千載。不差也。臭味。即易。其臭如蘭。言其相。親加弔祭。表薦孤遺。遠協。投龍舉雲。從虎嘯風生。言其相感。用彰世祀。時簡。神期。言精神期許。遂與二君。協合。故彰明其德。使世世不絕祀典。以上叙為丹陽尹事。

昭明文選集成 卷之四十五 王文憲集序 三 散花行

穆公薨以撫養之恩特深恒慕表求解職有詔不許簡穆公儉

儉少失父依之以國學初興華夷慕義經師人表允茲望實為

養故特深於常哀魏德復官善本作復以領國

公謂郭林宗曰經師易獲人師難遭本官從之領國

子祭酒因不許故復以本官領三年解舟陽尹領太子少傅餘

悉如故挂服捐駒前良取則卧轍棄子後予胥怨四句指為舟

事善註挂服未詳翰註魏裴潛為兖州刺史嘗作一胡牀及去

留挂於官第凡所用物皆呼為服王遜為上洛太守家有私馬

生駒留以付郡捐棄也後漢侯霸為淮陽太守帝使徵詣都百

姓號哭遮使車卧於轍中乞留一年百姓乃戒其乳婦弃其孩

子侯君當去必不能全也後景皇太子不矜天姿承上為太

即書奚為後我尤假借無着皇太子武帝太子名昭業俯

同人範師友之義穆若金蘭皇太子武帝太子名昭業俯又領

本州大中正頃之解職四年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餘悉如故

本號詣衛將軍謙光愈遠大典未申大典儀全三司之六年又申前命

儀同三司之命七年固辭選任帝所重違選任尚書令朝廷重詔加中

書監猶參掌選事長輿追專車之恨公會甘鳳池之失銑註晉

中書令荀勗為監監令合同車而行矯不禮勗常以意氣加之

每專車而坐專獨也勗遷為尚書令人皆賀之勗不悅謂人曰

奪我鳳皇池何所賀也長輿矯字公會勗字言昔在不得才故

有專車而坐以遷奪而憤今儉有異人之才故專車者慙而追

恨遷奪者愧而并失天奔競之塗有自來矣晉諸公讚傳宣定九品未訖

人望品求者奔競以難知之性協易失之情難知謂嫉嫉易失

指上參掌選事易於失意弊總由必使無訟事深弘誘無訟是借用論語字面謂欲化其嫉

競失意之性情事在於大以善道誘之即

昭明文選卷之四十五 王文憲集序 三 故也干

下所云提衡惟允也。公提衡惟允。一紀于茲。衡平也。所以平輕重。言選曹以喻允當。

於人心。拔奇取異。與微繼絕。王隱晉書羊祜曰。吾不能取異人之難哉。微賤之人。賢則興之。絕明德之後。無祿於朝。賢則繼之。望側階而容賢。候景風而式典。再承上參選事。美其平允。合上丹陽尹。是儉實在政績。故特為反覆其詞。燕丹太子曰。田光見太子。太子側階而迎。家語孔子調魯哀公曰。衛有士曰。慶足者。國有大事。則必赴而治之。國無事。則退而容賢。註言其所以退。欲以容賢於朝。景風。東風。淮南子。景風至。則施爵祿。賞有功。式法也。

春秋三十有八。七年五月三日。薨于建康官舍。皇朝謂天子。軫痛也。儲太子。鉉三公。有識銜悲。行路掩泣。豈直春者不相功。善作女寢機而已哉。史記趙良謂商鞅曰。女流泣童子不歌。註春者不相。祚劉縉聖賢本紀。子產治鄭。二十年卒。國人哭於巷。婦人哭於機。相助也。謂以聲助柩。人有餘哀在。故善本有痛深衣冠悲纏教義。即國子監中諸生。豈非功深砥礪心也。故以字。

道邁舟航。能濟人利物。邁過也。沒世遺愛。古之益友。追贈太尉。侍中。中書監。如故。給節。加羽葆。保鼓吹。增班劍。為善無六十人。謚曰文憲。禮也。漢官儀。班劍。以虎皮飾之。謚法。忠信接禮曰文。博聞多公。能曰憲。羽葆。班劍。葬之儀。衛增於常儀。為六十人。公在物斯厚。居身以約。此以再將其生平。行誼鋪叙。入手是渾叙。此三種方不拖沓。累墜。齊春秋曰。儉不玩好。絕於耳目。布素表好聲色。未嘗游宴。衣裘服用。自周而已。玩好。絕於耳目。布素表於造次。漢書董仲舒造次之間。必室無姬姜。門多長者。左傳。雖無棄樵。悴。漢書陳平少時。立言必雅。未嘗顯其所長。持論從容。家貧。然門外多長者車轍。

未嘗言人所短。弘長風流。許與氣類。風流。事有益於教化者。雖氣類合志。同方之士。雖

召州文選集序

卷之四十五 王文憲集序

臣 敬憲序

其之期承上明其善誘之實鍾會集言程盛曰丹青之屬青其

遠使如公銓品人倫各盡其用指掌選事銓居厚者不矜其多

天雲指掌選事銓處薄者不怨其少厚薄窮涯而反盈量知歸窮涯勝其力之所

所能而反知歸謂各如其分皇朝以治定制禮功臣作五臣本

皆指掌選時不枉人之木左傳晉悼公即位六雖張曹爭論於漢

樂思我民譽緝熙帝圖官之長皆民譽指儉朝荀摯至競爽於晉世

無以仰模淵旨取則後昆四句言其制

漢記張酺拜大尉章帝詔射聲校尉曹褒案漢舊儀制漢禮酺

以為褒制禮非禎祥之特達有似異端之術上疏曰褒不被刑

誅無以絕毀實亂道之路晉書太尉荀顛先受太祖勅述新禮

太康初尚書僕射朱整奏付尚書郎華虞討論之虞表所宜增

損凡十五事競每荒服請罪遠夷慕義宜威授指寔寄宏略理

爽爭呈其美也積則神無忤往事感則悅情斯來無忤往謂應用不窮事感謂

愜其心二句無是已之心事隔於容語容語言不能罕愛憎之

情。理絕於毀譽毀譽口造理常若可干窮至物理本之以臨事

每不可奪約已不以廉物弘量不以容非不以廉物施欲其情

攻乎異端歸之正義公生自華宗世務簡隔至於軍國遠圖刑

政大典治法之既道在廊廟則理擅民宗理擅民宗謂政理之

也若乃明練庶務治法之鑒達治體懸然天得不謀成心懸遠

也遠然得之於天不謀求之載籍翰牘所未紀訊之遺老耳目所

議於人已暗成於心

不接以上言其持躬待人至若文案自環主者百數皆深文為

吏積習成奸深文刻論人罪畜筆削之刑懷輕重之意漢書今有司請

物動心研幾當時嗟服若有神道以上言其明能折獄豈非希世之雋民

瑚璉之宏器承上贊之昉行無異操才無異能得奉明節迄將一紀

奉承也名聲善作盼一言之譽東陵侔於西山一面從之之榮鄭璞

踰於周寶四句自謂莊子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

年之後始得夫子一盼戰國策應侯曰鄭人謂王之未理者為

璞周人謂鼠之未暗者為璞周人懷璞過鄭問賈曰欲買璞乎

鄭賈曰欲之出其璞示之乃鼠也因謝而不取言已之才行雖

死鼠不營璞王士感知已懷此何極惟平日相知之深出入禮闈朝夕

舊館十洲記崇禮闈即尚書上省門崇禮東建禮門即瞻棟宇

而興慕撫身名而悼恩四句是痛其死後見禮闈猶昔而人已非公自幼及長述作

不倦固以理窮言行事該軍國豈直彫章縟采而已哉言文集有開世

教若乃統體必善綴賞無地二句是言其文統體猶格律綴屬也雖楚趙羣才漢

魏衆作曾何足云楚有屈原趙有荀卿漢則司馬揚雄等魏則陳思王粲等昉嘗以筆札見

知思以薄技效德薄技即作叙是用綴緝遺文永貽世範為如千卷

所撰古今集記今書七志為一家之言不列于集集錄如左

按次序整齊詞旨繁富而味同嚼蠟聲似叩缶俳偶文所

以不足貴也。或病其以序夾傳。體裁不合。予謂龍門既可
以傳夾論。此以序夾傳。是亦無害。但恨其一覽而盡耳。且
篇中序其尹丹陽領選事。一切事蹟。凡與王儉出處相類
皆可移甲就乙。蓋文既用偶。不得臚入實事。勢必取其近
似依類。以肖形前後。皆可展轉相襲。襲之不已。陳言腐句
套格庸詞。何殊一幅衣冠畫像。皆可隨意指為某某也。試
觀昌黎作序。直序其所序之事。移向他事。不得作傳。直傳
其所傳之人。移向他人。不得理以質實為宗。氣以渾灑為
主。文字方有真面目。所為起八代之衰者。以此。但四六文
凡尋常通套應酬。自不可小。自當存之。以備一格。

